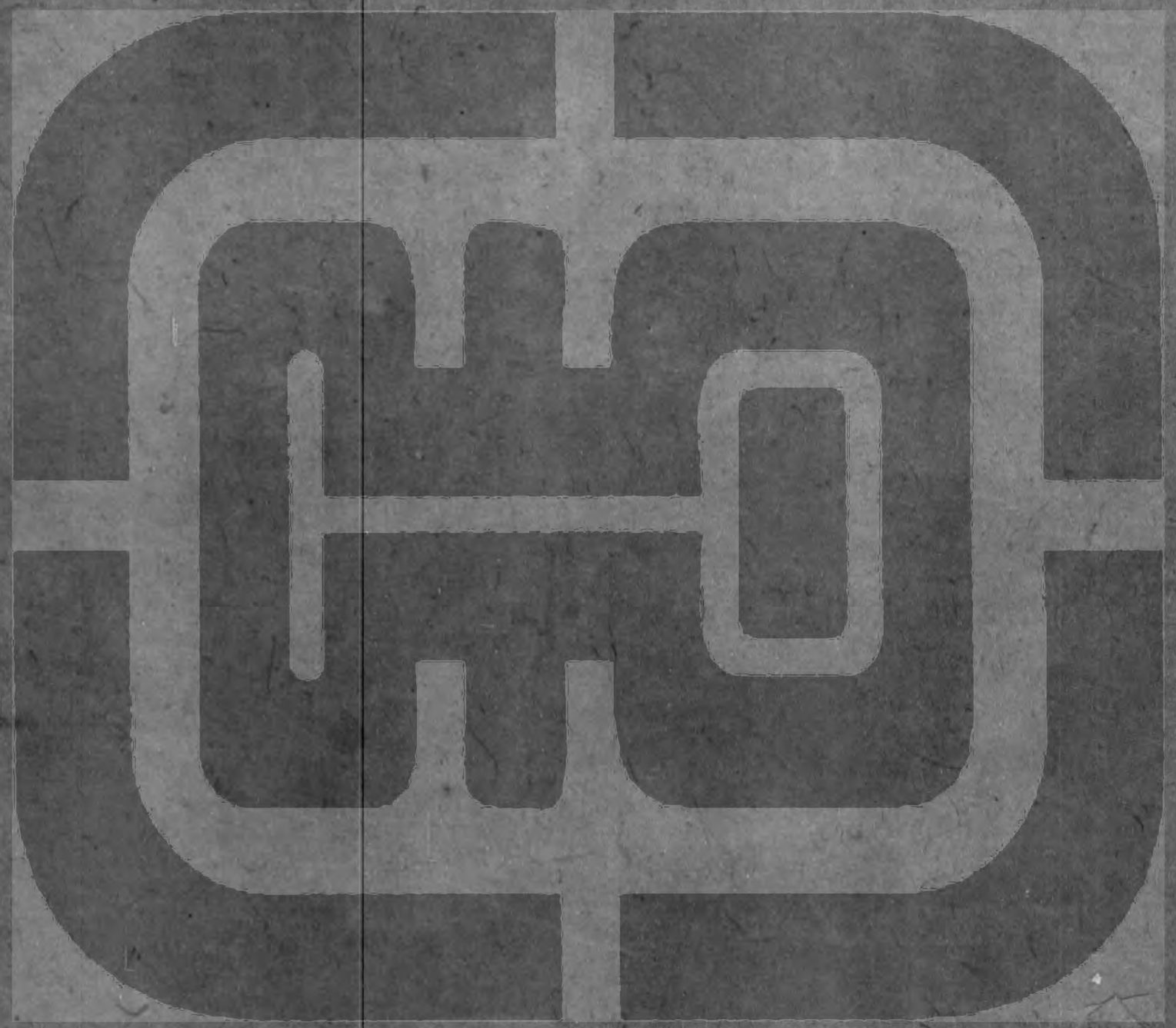


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八　　通志一百二十五

晉

解系 弟結 結弟育　孫旂　孟觀

牽秀　繆播 從弟胤　皇甫重

張輔　李含　張方

閻鼎　索靖 子綝　賈疋

周浚 子嵩 謨 從父弟馥　成公簡

苟晞　華軼　劉喬 孫耽 耽子柳

劉琨 子羣 琨兄輿 輿子演　祖逖 兄納

邵續　李矩　段匹磾

魏浚 族子該　郭默

王導 子悅 恬 洽 洽子珣 珉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父脩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爲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潔已甚得聲譽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當世壯之後辟公府掾歷中書黃門侍郎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遷尚書出爲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氐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氐羌不從倫秀譖之系遂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肜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肜苦爭之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爲寃首

倫秀既誅冏乃奏理之永寧二年追贈先祿大夫加弔祭焉弟結字叔連少與系齊名辟公府掾累遷黃門侍郎歷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誅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爲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始也後贈結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結弟育字稚連名亞二兄歷公府掾太子洗馬尚書郎衛軍長史弘農太守與二兄俱被害妻子徙邊

孫旂字伯旗樂安人也父歷魏晉際爲幽州刺史旂軍旅繫靜少自脩立察孝廉累遷黃門侍郎出爲荊州刺史名位與二弟相亞永熙中徵拜太子詹事轉衛尉坐武庫火免官歲餘出爲兗州刺史遷平南將軍假節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觀魏器仗兄弟旬月相次爲公府掾尚書郎弼又爲中堅將軍領尚書左丞輔爲上將軍領射聲校尉髦爲武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琰爲武威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

鄢侯推崇齐爲車騎將軍開府初齐以弼等受署僞朝
遣小息面責讓弼等以渦差之事必爲家禍弼等終不
從齐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
誅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齐夷三族弟尹字文旗歷
陳留陽平太守早卒
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也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即
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悖婦姑之禮陰欲誅楊駿而廢
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觀會楚王瑋將
討駿觀受賈后旨宣詔顧加誣其事及駿誅以觀爲黃
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氐
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千萬諸將覆敗相繼中書令
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雅容貴戚進不貪功
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爲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上
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沉毅有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
觀所領宿衛兵皆驕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自當矢石大
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餘威惜氐羌轉東羌校尉徵拜
右將軍趙王倫簒位以觀所在著績署爲安南將軍監
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觀子平爲淮南王允前鋒將軍

討倫戰死孫秀以觀枝兵在外假言平爲允兵所害贈
積弩將軍以安觀義軍既起多勸觀應齊王冏觀以紫
宮帝坐無他變謂倫應之遂不從衆議而爲倫守及帝
反正求饒冶令空桐機斬觀首傳于洛陽遂夷三族
牽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也祖招魏鴈門太守秀博辯
有文才性豪俠弱冠得美名爲太保衛瓘尚書崔洪所
知太康中調補新安令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王
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
守士田興妻秀即表訴被誣論愷穢行文辭亢厲以譏

詆外戚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譽由是
而損遂坐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爲長史秀任氣好爲將
帥張昌作亂長沙王乂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
穎穎伐乂以秀爲冠軍將軍與陸機王粹等共爲河橋
之役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諂事黃門孟玖故見親於
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爲尚書秀少在京輦見司隸劉
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謂居司直之任當能激濁揚清
處鼓鞞之間必建將帥之勳又在常伯納言亦未曾有
規獻弼違之奇也河間王顒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

大駕以秀爲平北將軍鎮馮翊秀與顒將馬瞻等輔顒以守關中顒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麋晃等迎顒時秀擁衆在馮翊晃不敢進顒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効與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顒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悅光祿大夫播才思清辯有意義高密王泰爲司空以播爲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率胤顒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胤詣長安說顒令奉帝還洛約與顒分陝爲伯播胤素爲顒所敬信既相見靈懷從之顒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爲誅首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顒惑方所謀猶豫不決方惡播胤爲越游說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爲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盛顒深憂之播胤乃復說顒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顒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顒後悔之又以兵距越繆爲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太弟即

帝位是爲懷帝以播爲給事黃門侍郎俄轉侍中從中
書令任遇日隆專管詔命時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
心甚惡之以播亂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國故委以
心膂越懼爲已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
嘆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
執播等手涕泗歔欷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
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厥咎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
衛尉祠以少牢亂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
略齊初爲尚書郎後遷太弟左衛率轉魏郡太守及王
浚軍逼鄴石超等大敗亂奔東海王越於徐州越使亂
與播俱入關而所說得行大駕東還越以亂爲冠軍將
軍南陽太守亂從藍田出武關之南陽前守衛展距亂
不受亂乃還洛懷帝即位拜亂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
太僕卿既而與播及帝舅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
沖並參機密爲東海王越所害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那人也性沉果有才用爲司空
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華版爲秦州刺史齊
王冏輔政以重弟商爲參軍冏誅長沙王又以爲參

軍時河間王顒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有隙每銜之及此說顒曰商爲人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經長安乃執之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顒信任李含將欲爲亂召集隴上士衆以討含爲名又以兵革累興令始寧息表請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含既就徵重不奉詔顒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成都王穎與顒起兵共攻又以討后父尚書僕射羊玄之又商爲名又以商爲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缺門距張方爲方所破顒軍遂進 既屢敗乃使商閒行齎帝手詔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顒商行過長安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顒顒捕得商殺之又既敗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內莫知而四郡兵築土山攻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爲地窟以防外攻權變百端外軍不能近城將士爲之死戰顒知不可拔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詔諭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詔獲御史駱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駱云已爲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駱於是城內知無外救遂共殺重

先是重被圍急遣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越越以顒新
廢成都王穎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
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
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之俄而又共誅
昌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也漢河間相衡之後少有幹
局與從毋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爲豪彊所屈時
彊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
僕放縱爲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
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準家僮亦
暴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
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而觀因軍
事害彥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
詐冒事輔並糾劾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
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
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於秀秀惑之將繩輔以法
輔與秀牋曰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
爲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毋年七十六

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愚臣而已秀雖凶狡知輔雅正爲威所誣乃止後遷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乂以河間王顒專制關中有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沉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顒於是沉等與顒戰於長安輔遂將兵救顒沉等敗績顒德之乃以輔代重爲秦州刺史當赴顒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欲揚威西土召隴西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即收兵伐輔輔與稚戰於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爲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初輔嘗著論云管仲不如鮑叔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爲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創造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

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詞藻華靡叙實録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諸葛亮詞多不載

李含字世容隴西狄道人也僑居始平少有武幹兩郡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少恃豪族以含門寒微欲與結交含距而不納商恨焉遂諷州以短檄召含爲門亭長會州刺史郭弈素聞其賢下車擢含爲別駕遂處羣僚之右尋舉秀才薦之公府自太保掾轉奉國郎中令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柬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内寵疾含不事已遂奏含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義貶含中丞傅咸上表理含横被貶黜帝不納含遂貶退割爲五品歸長安歲餘光禄差含爲壽城邸閣督司徒王戎表含曾爲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爲比職詔停後爲始平令及趙王倫篡位或謂孫秀曰李含有文武大才無以資人秀以爲東武陽令河間王顒表請含爲征西司馬甚見信任頃之轉爲長史顒誅夏侯奭送齊王冏使與趙王倫遣張方率

衆赴倫皆含謀也後顒聞三王兵盛乃加含龍驤將軍統席薳等鐵騎廻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初梁州刺史皇甫商爲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詣顒顒慰撫之甚厚含諫顒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顒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顒和釋之後含被徵爲翊軍校尉時商參齊王冏軍事而夏侯奭兄在冏府稱奭立義被西藩枉害含心不自安冏右司馬趙驤又與含有隙冏將閱武含懼驤因兵討之乃單馬出奔于顒矯稱受密詔顒即夜見之乃說顒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齊必誅長沙因傳檄以加齊罪則冏可擒也既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顒從之遂表請討冏拜含爲都督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洛陽含屯陰盤而長沙王乂誅冏含等旋師初含之本謀欲并去乂冏使權歸於顒含因得肆其宿志既長沙勝齊顒頴猶各守藩志望未允顒表含爲河南尹時商復被乂任遇商兄重時爲秦州刺史含疾商滋甚復與重

構隙顒自含奔還之後委以心膂復慮重襲已乃使兵圍之更相表罪侍中馮蓀黨顒請召重還商說乂曰河間之奏皆李含所交構也若不早圖禍將至矣且河間前舉由含之謀乂乃殺含

張方河間人也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顒累遷兼振武將軍永寧中顒表討齊王冏遣方領兵二萬爲前鋒及冏被長沙王乂所殺顒及成都王穎復表討乂遣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商距之方以潛軍破商之衆遂入城乂奉帝討方于城內方軍望見乘輿於是小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殺傷滿于衢巷方退壁于十三里橋人情挫衂無復固志多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乂既新捷不以爲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敗績東海王越等執乂送于金墉城方使郅輔取乂還營炙殺之於是大掠洛陽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還長安顒加方右將軍馮翊太守蕩陰之役顒又遣方鎮洛陽上官已苗願等距之大敗而退清河王覃夜襲已願已願出奔方乃入

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馳下車扶止之於是復
廢皇后羊氏及帝曰鄴還洛方遣息罷以二千騎奉迎
將渡河橋方又以所乘陽燧車青蓋素升三百人爲小
鹵簿迎帝至堇山下方自帥萬餘騎奉雲母輿及旌旗
之飾衛帝而進方初見帝將拜帝下車自止之方在洛
既久兵士暴掠發哀獻皇后墓軍人喧喧無復留意議
欲西遷尚匿其迹欲須天子出因劫移都乃請帝謁廟
帝不許方遂悉引兵入殿迎帝帝見兵至避之於竹林
中軍人引帝出方於馬上稽首曰胡賊縱橫宿衛單少
今日幸臣罷臣當捍禦寇難致死無二於是軍人
復亂入宮閤爭割流蘇武帳而爲馬帩方奉帝至弘農
顯遣司馬周弼報方欲廢太弟方以爲不可帝至長安
以方爲中領軍録尚書事領京兆太守時豫州刺史劉
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及東
海王越等起兵於山東乃遣方參步騎十萬討之方屯兵
霸上而劉喬爲虓等所破顯聞喬敗大懼將罷兵恐方
不從遲疑未決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長安富人郅輔
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爲帳下督甚昵之顯桑軍畢垣河

間冠族爲方所侮忿而說顒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
賊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矣
而繆播等先亦構之顒因使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
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
反爲之若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
輔既入顒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顒曰遣卿
取之可乎又曰爾顒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令殺之輔
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函便斬方
頭顒以輔爲安定太守初繆播等議斬方送首與越冀
東軍可罷及方死更爭入關顒頗恨之又使人殺輔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爲太傅東海王越參軍轉卷
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聚西
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
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恒河南尹華薈
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潁司徒左長史劉
疇在密爲塢主中書令李暅太傅參軍騶捷劉薈鎮軍
長史周顗司馬李述皆來赴疇僉以鼎有才用且手握
彊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爲參佐鼎少

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
毗司馬傳遜懷翼戴秦王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覇
王處不如關中河陽令傅暢遺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
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糾合夷晉興起義衆赴復宗廟雪
社稷之恥鼎得書便欲詣洛流民謂比道近河懼有抄
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疇捷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荀
藩及疇捷等並逃散鼎追藩不及晅等見殺唯顗述走
得免遂奉秦王行止上洛爲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
衆西至藍田時劉聰向長安爲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
還平陽疋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
王保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並同心推戴立王爲
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爲太子詹事總攝
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爲京兆尹鼎首建
大謀立効天下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綝並害其
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梁肅並綜母弟
綝之姻也謀欲除鼎乃誣其有無君之心專戮大臣請
討之遂攻鼎鼎出奔雍爲氐窴首所殺傳首長安
宗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少

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氾衷張魁索紒索永俱詣太學馳
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並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
通內緯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傳玄張華與
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拜駙馬都尉出爲西域戊己校
尉長史太子僕同郡張勃特表以靖才藝絕人宜在臺
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爲尚書郎與襄陽羅尚
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靖與尚書令衛瓘
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
及靖在臺積年除鴈門太守遷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

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
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元康中西戎反
叛拜靖大將軍梁王肜左司馬加蕩寇將軍屯兵粟邑
擊賊敗之遷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
以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太安
末河間王顒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
游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
卒追贈太常時年六十五後又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
謚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陰陽氣運又撰索

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滋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蟉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歘奮釁而桓桓及其逸遊肹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嬈廉笘隨體散

布紛擾擾以倚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蛟獸嬉其間騰猨飛鼉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俶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聘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磥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先時靖行

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立
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靖有五子鯁繼璆聿綝皆舉秀
才聿安昌鄉侯卒少子綝最知名綝字巨秀少有逸羣
之量靖每曰綝廊廟之材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汙
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手殺三十七人時人
壯之俄轉太宰參軍除好畤令入爲黃門侍郎出參征
西軍事轉長安令在官有稱及戍都王穎劫遷惠帝幸
鄴穎爲王浚所破帝遂播越河間王顒使張方及綝東迎
乘輿以功拜鷹揚將軍轉南陽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

掠關東以綝爲奮威將軍以禦之斬聰將呂逸又破聰
黨劉豐遷新平太守聰將蘇鐵劉五斗劫掠三輔除綝
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綝有威恩華戎嚮服賊不敢犯及
懷帝蒙塵長安又陷模被害綝泣曰與其俱死寧爲伍
子胥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賈疋扶風太守梁綜安夷
護軍麴允等糾合義衆頻破賊黨脩復舊館遷定宗廟
進救新平大小百戰綝手擒賊帥李羌與閻鼎立秦王
爲皇太子及即尊位是爲愍帝綝遷侍中太僕以首迎
大駕升壇授璽之功封戈居伯又遷前將軍尚書右僕

射領吏部京兆尹加平東將軍進號征東尋又詔授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及劉曜侵逼王城以綝爲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討之破曜呼日逐王呼延莫以功封上洛郡公食邑萬户拜夫人荀氏爲新豐君子石元爲世子賜子弟二人鄉亭侯劉曜入關麥苗綝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將趙染染杖其累捷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與綝戰大敗之染單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録尚書承制行事劉曜復率衆入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竢

虵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虵已螫頭可截不保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衆軍集乃當發麴允欲挾天子趣保綝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飢乏採稻自存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饗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

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後劉曜又率衆圍京城綝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承檄奔命破曜于靈臺崧慮國家威舉則麴索功盛乃案兵渭北遂還槐里城中饑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於曜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尅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户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曾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輙相爲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彊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孤恐霜威一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綝隨帝至平陽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於東市

賈疋字彥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畧器望甚偉見之者莫不悅附特爲武夫之所瞻仰願爲致命初辟公府遂歷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貪橫失百姓心乃譖疋于南陽王模模以軍司謝班代之疋奔瀘水與胡彭蕩仲及氐竇首結爲兄弟聚衆攻班

綽奔武都疋復入安定殺班愍帝以疋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時諸郡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存疋率戎晉二萬餘人將伐長安西平太守竺恢亦固守劉粲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染距疋先攻恢不尅疋邀擊大敗之曜中流矢退走疋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橋襲蕩仲殺之遂迎秦王奉爲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帥羣胡攻之疋敗走夜墮于澗爲夫護所害疋勇略有志節以匡復晉室爲己任不幸顛墜時人咸痛惜之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裴少府卿浚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其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不應州郡之辟後仕魏爲尚書郎累遷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僞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別駕何惲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之衆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尅土崩之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

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渾
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
之渾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
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
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檝一時俱濟
耳惲曰龍驤尅萬里之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
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
江必全尅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
行不可謂忠實鄱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居無

何而濬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皓降於濬渾
深恨之而欲與濬爭功渾牋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
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
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爲傷事則不及
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
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渾渾不能納遂
相表奏浚既濟江與渾共行吳城壘綏撫新附以功進
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十匹明年移鎮秣陵時
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頻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

有威德吳人悅服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爲互市
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爲功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
爲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
以信義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
行弟愼無爲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
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
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武帝問
浚卿宗後生稱誰爲可答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
父子馥稱清臣宗並召用浚轉少府卿以本官領將

作大匠改營宗廟訖增邑五百戶後代王渾爲使持節
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卒于位三子顗嵩謨顗嗣
爵別有傳云嵩字仲智狷直果狹每以才氣陵物元帝
作相引爲參軍及帝爲晉王又拜奉朝請嵩上疏言梓
宮未反舊京未清未宜推崇尊號由是忤旨出爲新安
太守嵩怏怏不悅臨發與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坐
褒貶朝士又詆毀邈邈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之曰卿
矜豪傲慢敢輕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
虞至聖四凶在朝陛下雖盛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之

臣乎帝怒收付廷尉廷尉華恒以嵩大不敬棄市論嶷以扇和減罪除名時顗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更拜御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踈忌王導等嵩上疏言導等忠素竭誠翼成大業不宜輕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也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王敦既害顗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害用爲從事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顗橫逆遇禍意恒憤憤嘗衆中云

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李脫誣嵩及周莚潛相署置遂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謨以顗故頻居顯職王敦死後詔贈戴若思譙王承等而未及顗時謨爲後軍將軍上疏訟若思等既蒙褒顯而顗獨負殊恩疏奏不報謨復表陳然後追贈顗官謨歷少府丹楊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浚從父弟馥馥字祖宣父蕤安平太守馥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爲諸王文學累遷司徒左西屬司徒王渾表馥理識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臣

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稍遷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選舉精密論望益美轉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爲廷尉惠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陳眎上官已等奉清河王覃爲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覃令馥與上官已合軍馥以已小人縱暴終爲國賊乃共司隸滿奮等謀共誅之謀泄爲已所襲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已爲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南尹暨東海王越迎大駕以馥爲中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於澠池帝還宮出爲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爲鎮東將軍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越深憚之馥覩羣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司馬殷識上書即請移幸時越與苟晞不協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而令碩率兵先進碩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爲馥所敗碩退保東城求救于元帝

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帥衆應之使謝摛為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也摛聞之遂毀草旬日而馥衆潰奔于項為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夫廬江也往壽春依馥及馥軍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於反譚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何得為反帝曰馥位為征鎮握兵方隅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方嶽實有偏任之重而高畧不舉往往失和危不能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馥有二子密矯密字泰玄性虛簡時人稱為清士位至尚書郎矯字正玄亦有才幹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清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為中書郎時馥已為司隸校尉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

楊雄爲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慙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奔苟晞與晞同沒

苟晞字道將河内山陽人也少爲司隷部從事校尉石鑒深器之東海王越爲侍中引爲通事令吏累遷陽平太守齊王冏輔政晞叅冏軍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諸曹八坐以下皆側目憚之及冏誅晞亦坐免長沙王乂爲驃騎將軍以晞爲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頴以爲北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用晞行兖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爲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爲柵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騎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從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根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兖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户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决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

邪固欲之睎乃以為督護後犯法睎杖節斬之從毋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睎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已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貽都下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初東海王越以睎復其讎恥甚德之引升堂結為兄弟越司馬潘滔等說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苟睎有大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睎必悅公自牧兗州經緯諸夏潘衛本朝此所謂謀之於未有為之於未亂此越以為然乃遷睎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進為郡公睎乃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暑伯頓丘太守魏植為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睎出屯無鹽以寧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睎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睎尋破植時潘滔及尚書劉望等共誣陷睎睎怒表求滔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為軍師越皆不許睎於是昌言曰司馬元超為宰相不平使天下滔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

便之韓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將誅國賊
尊王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稱已功伐陳越罪狀
時懷帝惡越專權乃詔睎施檄六州同共討越睎乃移
諸征鎮赴期大舉會王彌遣曹疑破琅邪北攻齊地荀
純城守疑衆轉盛連營數十里睎還登城望之有懼色
與賊連戰輒破之後簡精銳與賊大戰會大風揚塵睎
遂敗績棄城夜走疑追至東山部衆皆降疑睎單騎奔
高平收邨閭募得數千人帝惡越滋甚又屢密詔睎討
之睎皆隨詔表聞言當祕奉詔書部勿諸軍徑至項城
襲行天罰初越疑睎與帝有隙使遊騎於成皐閒獲睎
使果得詔令及朝廷書遂大構嫌隙越出牧豫州以討
睎復下檄說睎罪惡遣從事中郎楊珧爲兗州與徐州
刺史裴盾共討睎睎使騎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乃執
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會越薨眞敗詔睎爲大將軍
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
黃鉞先官如故睎以京邑荒饉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還
鄴遣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千
斛以迎帝朝臣多有異同俄而京師陷睎與王讚屯倉

垣豫章王端及和郁等東奔晞晞率羣臣尊端爲皇
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
録尚書自倉垣徙屯蒙城讚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
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
戶庭刑政苛虐縱情肆欲遼西閻亨以書固諫晞怒殺
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轝病諫晞曰皇
晉遭百六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禀廟筭將爲國家
除暴閻亨美士柰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閻
亨何關人事而轝疾來罵我左右爲之戰慄預曰以明

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illegible]古[illegible]
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興桀[illegible]在上也
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況人臣乎願明[illegible]且置是
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慙色由是衆心稍離莫[illegible]加
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畿傳宣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
讚馳襲蒙城執晞署爲司馬[illegible]殺之晞無子[illegible]
亦遇害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祖表太中大
夫父澹河南尹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汎愛博納衆論

美之初爲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越攷兗州引爲
留府長史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逢喪亂每
崇禮典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教曰今大義頹替
禮典無宗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
以弘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玄遠確然絕俗才學精
博道行優備其以爲儒林祭酒俄被越檄使助討諸賊
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爲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
以爲聲援軼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支道得江
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

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
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爲司馬氏也軼自
以受洛京所遣而爲壽陽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祗奉
元帝教命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
遣揚烈將軍周訪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熟著作
郎于寶見而問之訪曰夫府受分令屯彭澤彭澤江州
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
頃來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
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於

相逼也尋洛都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爲盟主既而帝承制改易長吏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軍王敦都督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別駕陳雄竟彭澤以拒敦自爲舟軍以爲外援武昌太守馮逸次于湓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爲軼所禮心常快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爲內應潛軍襲軼軼衆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鄴初廣陵高悝寓居江州軼辟爲西曹掾尋而軼敗悝匿軼二子及妻嫗經年既而遇赦悝攜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傳襲至三代祖廣魏侍中父阜陳中相喬以爲秘書郎建威將軍王戎引爲參軍伐吳之役戎使喬與參軍羅尚濟江破武昌還授衆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於罔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受財物私紹今何所逼忌故爾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郭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

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頃之遷御史中丞囧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寮莫敢忤旨喬二旬之間奏劾艾罪釁者六艾諷右丞苟晞免喬官復爲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喬出爲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荊州刺史劉弘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代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潁川太守劉輿昵於虓喬上尚書列輿罪惡河間王顒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繹與喬并力攻虓於許昌輿弟琨率衆救虓未至而虓敗虓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喬劫琨以蕃以檻車載之據考城以距虓衆不敵而潰喬復收散卒屯于平氏河間王顒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爲東郡太守又遣劉弘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弘與喬牋勸令解兵與虓脩好及東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請釋私嫌共存公義既而上表朝廷乞發明詔詔越等兩釋猜嫌各保

分局時河間王顒方距關東倚喬爲助不納其言東海
三越移檄天下帥甲士三萬將入關迎大駕軍次於蕭
喬懼遣子祐距越於蕭縣之靈壁劉琨分兵向許昌許
昌人納之琨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衆潰見殺喬衆遂
散與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喬爲太傅
軍諮祭酒越薨復以喬爲都督豫州諸軍事鎮東將軍
豫州刺史卒於官時年六十三愍帝末追贈司空子挺
潁川太守挺子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尚流稱爲宗
族所推博[illegible]詩禮[illegible]史歷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

在職公平廉慎所莅著績桓玄耽女壻也及玄輔政以
耽爲尚書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
卒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耽子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
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
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曰卿讀書雖多
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時人重其言出爲徐兗江三州
刺史卒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喬弟乂始安太
守子成丹楊尹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祖邁

有經國之才爲相國參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沖儉位至光祿大夫琨少得儁朗之目與范陽祖約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爲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絶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爲當時所許秘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爲掾頻遷著作郎太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爲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荂即琨姊壻也故琨父

子兄弟並爲倫所委任及簒荂爲皇太子琨爲荂詹事三王之討倫也以琨爲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率宿衛兵三萬拒成都王穎戰於黃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以自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輿爲中書郎琨爲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爲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爲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在肓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爲劉喬所

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於虓及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功封廣武侯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棄捐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彊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騎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疋緜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

速見聽處朝廷許之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
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
琨募得千餘人轉鬬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
存者飢羸無復人色荊棘成林豺狼滿道琨翦除荊棘
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常以城門爲
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徠甚得物情
是時劉淵在離石相去三百里許琨密遣離間其部雜
虜降者萬有餘落淵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朞
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琨父蕃自洛赴之人七

奔逆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
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
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勢
琨甚愛之署爲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護
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爲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初
單于猗㐌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爲代郡
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已之地數來擊琨
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保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
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略

駕豪傑專欲除勝已以自安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泥爲鄉導屬上黨太守襲醇降于聰爲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史不能尅猗盧以爲聰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志在復讎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上疏謝罪及麴允敗劉曜斬趙冉琨又表求滅聰勒以自効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廉持節拜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尅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

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爲前驅琨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尋又災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疋磾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爲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語在元紀令書獎諭之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歃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爲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荅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羣送之而末波率衆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羣爲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而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

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
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家國之耻若兒書密達亦
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
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爲匹磾所信謂
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
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
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
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諭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
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降初琨之去晉陽也慮及

危亡而大耻未雪亦知夷狄難以義服冀輸寫至誠僥
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
賊壘斯謀未畢竟爲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
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
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畧以常詞酬
和殊乖琨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
人臣所言矣然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
近憤戴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鴈門太
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

據女爲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又懼衆反己遂稱有詔收琨初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讎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欷不能自勝匹磾遂縊之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彊當爲國討石勒不舉琨哀三年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寃痛陳其本末求朝廷甄論尋而太子中庶子溫嶠又上疏訟之帝乃下詔褒録下幽州依舊弔祭贈侍中太尉謚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常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凄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爲四塞之聲賊並棄圍而走子羣嗣羣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數領偏軍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懽心及琨爲匹磾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衆奉羣

依末波溫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諶等皆
在末波中翹首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
可愍惜如蒙録召繼絶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
二咸康二年成帝詔徵羣等爲末波兄弟愛其才託以
道險不遣石虎滅遼西羣及諶悅同沒胡中石虎皆優
禮之以羣爲中書令至冉閔敗後羣遇害時勒及石虎
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惟有河東
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潁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羣悅
諶等十餘人而已

儁朗有才局與琨並尚

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師爲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
越石辟宰府尚書郎兄弟素侮孫秀及趙王倫輔政秀
執權並免其官妹適倫世子荂荂與秀不協復以輿爲
散騎侍郎齊王冏輔政以輿爲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范
陽王虓之舉兵也以輿爲潁川太守及河間王顒檄劉
喬討虓於許昌矯詔歸罪於輿募能殺輿兄弟送首者
封三千戶縣侯賜絹五千匹虓之敗輿與之俱奔河北
虓既鎮鄴以輿爲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
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疑之輿密視

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
軍國多事每會議自藩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既見越應
機辯畫越便膝酬接即以為左長史越既總録以輿為
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机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
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懽暢莫不悦附命議如流酬對
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
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越誅繆播王延等皆輿謀也延
愛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殮輿便娉之未及迎又為太
傅從事中郎王儁所爭奪御史中丞傅宣劾奏越不問
輿而免儁官輿乃説越遣琨鎮井州為越北面之重洛
陽未敗病疽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先有功
封定襄侯謚曰貞子演嗣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尚
書郎以父憂去職服闋襲爵太傅東海王越引為主簿
遷太子中庶子出為陽平太守自洛奔琨琨以為輔國
將軍魏郡太守琨將討石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
郎將兖州刺史鎮廩丘演斬王桑走趙固得衆七千人
為石勒所攻演距戰勒退元帝拜為都督後將軍假節
後為石虎所圍求救於邵續段鴿鴿騎救之石虎走隨

鴦屯厭次被害弟胤爲琨領兵路逢烏桓賊戰沒胤弟
挹初爲太傅東海王越掾與琨俱被害挹弟啓啓弟述
與琨子羣俱在末波中後並入石虎啓爲虎尚書僕射
後歸國穆帝拜爲前將軍加給事中永和九年隨中軍
將軍殷浩北伐爲姚襄所敗啓戰沒述爲石虎侍中隨
啓歸國拜驃騎將軍

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也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父
武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
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
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
意散穀帛以賑貧乏以是鄉黨親族重之後乃博覽書
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僑居陽
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
與司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
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并有英
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
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
沙王乂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

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駕
西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泰平昌公模等
競召之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逖爲典兵參軍濟陰太守
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帥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
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者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
之又多權譎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爲行主達泗口元
帝逖用爲徐州刺史尋徵爲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
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實容義徒皆暴桀勇士
多歸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飢流亡者多爲盜竊攻剽富室

逖撫慰閭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成爲吏所縄逖輒擁
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逖自其右也時帝方拓定江
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七無道而下怨叛
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
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
若逖者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應風嚮趨沉溺之士
欣於來蘇庶幾國耻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奮
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杖使自
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

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譎與平會遂斬以獻逖帝嘉逖勳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飢進據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逖遂入壘拔戟大呼直趣逖幕軍士大亂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逖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逖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逖遂尅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既尅譙宣等乃去石虎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逖石虎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逖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勳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焉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逖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

女車馬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皆令
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
虎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虎大敗收兵掠豫州
徙陳川歸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任西臺逖遣將韓
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
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
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
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戍飢又益懼無復
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韓
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桃豹實退據東燕城
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據雍丘數遣
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蹙候騎嘗獲濮陽人逖享待遣
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
距逖復爲逖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已
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亦以禍
福遂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
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
皆聽還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

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尅獲皆由此也其有微功賞
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尅己務施不畜資產子弟
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嘗致
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
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亥酒忘
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琨與
親故書盛贊逖威德詔進逖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闚
兵河南使成皐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不通使交市逖
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

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
逖以若思吳人雖有才望無宏致遠識且已翦荊棘收
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
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置妻
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虎牢而
反置家險阸或諫之不聽逖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
輟營繕虎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皐四望甚遠逖恐
南無堅壘必爲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
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閎率衆築壘未成而逖病甚先

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于雍丘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又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逖弟約代領其衆約別有傳逖兄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遣其一婢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

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耶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多所駮正有補於時齊王冏建義趙王倫收冏弟北海王寔及前黃門郎弘農董猛弟艾與冏俱起皆將害焉納上疏救之並見宥後爲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洛下將亂乃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爲軍諮祭酒納好弈碁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碁對曰我以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當今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遊宦四方

華裔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況國史明乎
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碁然後忘憂也
納深然之語在隱傳納於是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
有史官況於大府安可不置因舉隱清純亮直學思沉
敏五經羣史多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修
著一代之典褒貶與奪誠一時之雋也帝以問記室參
軍鐘雅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
然史官之立自納始也初弟約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納
與約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啓帝稱約懷陵上之性

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人謂納
與約異母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讎朝
廷因此棄納納既閑居但消談披文史而已及約爲逆
朝野歎納有鑒裁焉溫嶠以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
既爲時用盛稱納有名理除光祿大夫納嘗問梅陶君
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
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
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

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
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勳累世乃著豈
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跖引少則
爲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鐘雅數說餘
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
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
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後卒於
家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郎續朴素有
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爲成都王穎參
軍穎將討長沙王乂續諫曰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
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切惑之穎不納後爲苟歸
參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糾合亡命得
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續子
乂爲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之石勒既破浚遣乂還
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乂爲督護既而
段匹磾在薊遣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
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爲國豈得顧

子而爲叛臣哉遂絶於勒勒乃害乂續懼勒攻先求救
於匹磾匹磾遣弟文鴦救續文鴦未至勒已率八千騎
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鴦至乃棄攻貝東走續與文
鴦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
騎入抄勒北邊畧常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既殺劉琨
夷晉多怨叛遂率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
渤海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爲平原樂安太守右
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祁阿子續遣兄子
武邑内史存與文鴦率匹磾衆就食平原爲石虎所破

續先與曹嶷亟相侵掠嶷因存等敗乃破續屯田又抄
其戶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存及文鴦
屯濟南黃巾固因以逼嶷嶷懼求和俄而匹磾率衆攻
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石虎乘虛圍續石虎騎至城
下掠其居人續率衆出救虎伏騎斷其後遂爲虎所獲
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
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磾爲主勿有二心
時帝既聞續沒又知其部曲文武已共推續息緝爲營
主詔即以續本位授緝使總率所統石虎使送續於勒

勒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公表完心遺晉怖威
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跂扈王命以威狄不足為君
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續對曰晉末饑
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
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歸遺晉仍荷寵授誓
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
不容于明朝矣周文生于東夷大禹出自西羌帝王之
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邪伏惟大王聖
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莫不延首神化耻隔皇
風而況囚乎使去真即偽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
囚不負大王也釁鼓之刑囚之常分但恨天實為之謂
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
吾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尋以為從事中郎
令自後諸尅敵擒俊皆送之不得輒害冀獲如續之流
石虎之攻續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卹續既為勒
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
人也不如此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
嘆以勵羣臣續被獲之後存及竺緝等與匹磾嬰城距

寇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守勒屢遣虎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其弟文鴦與竺緝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在道爲賊所殺續竟亦遇害李矩字世廻平陽人也童齔時與羣兒聚戲便爲其率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長爲吏送故縣令於長安征西將軍梁王肜以爲牙門伐氐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還爲本郡督護太守宋胄欲以所親吳畿代之矩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有人救之故得免屬劉淵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爲鄉人所愛乃推爲

主東屯滎陽復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畧志在立功東海王越以爲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衆脩洛陽千金塢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奔陽城衛將軍華薈奔成皐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略人而食之藩薈部曲多爲所啖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護藩薈各爲立屋宇輸穀以給之及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而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

退藩表元帝加矩冠軍將軍軺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
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撫卹
百姓賴焉會長安羣賊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
破之盡得賊所掠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
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時劉
琨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爲劉淵所逼求歸矩矩將使其
甥郭誦迎致之而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率鮮
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
依邵續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事

知無不爲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爲聲援肇許之賊望
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懷城
掩賊留營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屬歸矩後劉聰遣其從
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
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人奉牛馬詐降于暢潛匿
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
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
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
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矩乃使誦

及督護楊瑾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雜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第芝率衆援之既而聞破暢芝復馳來赴矩矩乃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爲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帳中得聰書勑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書以示固固即斬振父子遂率千騎來降矩還令守洛陽後數日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王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等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遣第晉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超不恃其衆不以爲虞既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以一時奔潰殺傷太半因掠其營獲其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日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汎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鈎以鈎船連戰數日不得渡而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虎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帝嘉

其功拜矩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滎陽太守封
脩武縣侯及劉粲嗣位昏虐日甚其將靳準乃起兵殺
粲并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淵屠各小
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令二帝幽
沒虜庭輙率衆扶侍梓宮因請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
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爲石勒劉曜所沒
矩以衆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歎及帝踐阼以爲都督
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時弘農
太守尹安振威將軍宋始等四軍並屯洛陽各相疑阻
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謀
石勒勒遣石生率騎五千至洛陽矩默軍皆退還俄而
四將復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人入洛石生
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南百姓
相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爲揚武將軍陽
翟令阻水築壘且耕且守爲滅賊之計屬趙固死石生
遣騎襲誦誦多計畧賊至輙設伏破之虜掠無所得生
怒又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接戰須臾退
軍堮坂誦率勁勇五百追及生於磐脂故亭又大破之

矩以誦功多表加赤幢曲蓋封吉陽亭侯郭默欲侵祖約矩禁之不可遂爲約所破石勒又遣其養子忿襲默默懼後患未已將降於劉曜遣參軍鄭雄詣矩謀之矩拒而不許後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爲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遺誦麈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荅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矩默大飢默因復說矩降曜矩既爲石良所破遂從默計遣使於曜曜遣從弟岳軍于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勒使將圍岳岳閉門不敢出默後爲石忿所敗自密南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與默又勑誦曰汝識昏亡之談不迎接郭默皆由於卿臨難逃走其必留之誦追及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誦擁其餘衆而歸矩待其妻子如初劉岳以其外救不至降于石虎矩所統將士有陰謀欲歸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討乃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衆皆道亡唯郭誦及參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苟遠將軍騫韜江霸梁志司馬尚季弘李

瓌段禿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矩墜馬卒葬
襄陽之峴山
段匹磾東部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爲大人父務勿塵
遣軍助東海王越有功王浚表爲親晉王封遼西公嫁
女與務勿塵以結隣援懷帝即位以務勿塵爲大單于
匹磾爲左賢王率衆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務勿塵
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劉曜逼洛陽王
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鴦從弟末杯攻石
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爲勒所獲勒質末
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鴦諫曰受命
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禽之寇既失浚意且有後
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
一簏贖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疾陸
眷令文鴦與石虎同盟約爲兄弟遂引騎還昌等不能
獨守亦還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爲盟主討石勒并檄涉
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
以俟衆軍勒懼遣間使厚賂末杯然末杯思報其舊恩
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間匹磾於涉復辰疾陸

眷曰以父兄而從子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獨收之矣涉復辰等以爲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會疾陸眷病死匹磾自薊奔喪至右北平末杯宣言匹磾將篡出軍擊敗之末杯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爲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往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復爲末杯所敗士衆離散懼琨圖己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末杯又攻敗之匹磾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追討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得不俱遂并力追末杯斬獲畧盡又令文鴦北討末杯弟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爲石虎所遮文鴦以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虎復抄城下文鴦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鴦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畧而不救非丈夫也令衆失望誰復爲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虎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文鴦罵曰汝爲寇虐久應

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爲汝禽
遂下馬苦戰槊折用刀力戰不已石虎軍四面解馬羅
披自鄣前捉文鴦文鴦戰自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城
內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許
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石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
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
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
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欵不遂若得
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黃河南匹磾著朝服持

節賓從出見石虎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
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爲汝敬也勒及石虎素
與匹磾約爲兄弟故虎起而拜之及到襄國又不爲勒
禮常著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爲主事露被
害文鴦亦遇酖而死惟末波在焉及死弟牙立牙死其
後從祖就陸眷之孫遼立自務勿塵已後值晉喪亂自
稱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御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
界遼水然所統胡晉可三萬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而
與石虎遞相侵掠連兵不息竟爲虎所破徙其遺黎數

萬家於司雍之地其子蘭復聚兵與石虎爲患久之及
石氏之亡末波之子勤鳩集胡羯得萬餘人保枉人山
自稱趙王附于慕容儁俄爲冉閔所敗徙于繹幕僭即
尊號儁遣慕容恪擊之勤懼而降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關中初爲雍州小史河間王
顒敗亂之際以爲武威將軍後爲度支校尉有幹用永
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硤石時京邑荒歉浚
刼掠得穀麥獻之懷帝帝以爲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
支如故以亂不之官及洛陽陷屯于洛北石梁塢撫養
遺衆漸脩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喻說大晉運數靈長
行已建立歸之者甚衆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
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感悅襁負至者漸衆劉
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時太尉荀藩建行臺在密縣浚詣
藩諮謀軍事藩甚悅要李矩同會矩將夜赴之官屬諫
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
客主盡懽浚因與矩相結而去劉曜忌浚得衆率衆軍
圍之劉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於河北及伏兵深
隱處以邀演默軍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爲曜

所得遂死之追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其衆該一名亥
本僑居京兆陰槃河閒王顒之伐趙王倫以該爲將兵
都尉及劉曜攻洛陽隨浚赴難先領兵屯金墉城故得
無他曜引去餘衆依之時以
陽界一泉塢數爲諸賊所抄掠尹要該共距之該遣其
將馬瞻將三百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襲尹殺之迎該
據塢塢人震懼並服從之乃與李矩郭默相結以距賊荀
藩即以該爲武威將軍統城西雍涼人使討劉曜元帝
承制加冠軍將軍河東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三郡
曜嘗攻李矩該破之又矩將迎郭默該遣軍助之又與
河南尹任愷相連結後漸飢弊曜寇日至欲率衆南徙
衆不從該遂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爲前鋒都督平北
將軍雍州刺史馬瞻率該餘衆降曜曜徵發既苦瞻又
驕虐部曲遣使呼該該密往定之其衆殺瞻而納該該
遷於新野率衆助周訪討平杜弢詔以該爲順陽太守
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觀該去就試以敦
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向天子
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不應及蘇峻反率衆救臺軍次

石頭受陶侃節度峻未平該病篤還屯於道莽干武陵從子雄統其衆

郭默河內懷人也以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爲督將永嘉之亂默率遺衆自爲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衆撫循將士甚得其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壽取官米數石飴妹默以爲違制將殺壽壽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內太守劉淵遣從子曜討默曜列三屯圍之欲使餓死默送妻子爲質并請雜馬雜畢設守曜怒沉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於劉琨琨知默後猶留之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出城浴馬使彊與歸默乃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許財默書與劉曜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投李矩後與矩并力距劉石事見矩傳太興初除潁川太守默與荀愷戰敗矩轉鬭弱默深憂懼解印授其參軍殼嶠謂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棄去無顏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妻家人單馬馳去默云之京都明帝授征虜將軍劉遐卒以默爲

北中郎將監淮北軍事假節遐故部曲李龍等謀反詔
默與右衛將軍趙胤討平之朝廷將徵蘇峻懼其爲亂
召默拜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初戰有功及六軍敗績南
奔郗鑒議於曲阿北大業里作壘以分賊勢使默守之
峻遣韓晃等攻默甚急壘中頗乏水默懼分人馬出外
乃潛從南陛盪出留人堅守會峻死圍解徵爲右軍將
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胤曰
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埸有虞被使出
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矣

時當爲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胤曰所論
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當發求資於胤時胤被詔免官
不即歸罪方自申理而驕侈更甚遠近怪之初默之被
徵距蘇峻也下次尋陽見胤胤參佐張滿等輕默倮露
視之默常切齒至是胤臘日餉默酒一器肫一頭默對
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又僑人蓋肫先畧取祖煥所殺
孔煒女爲妻煒家求之張滿等使還其家肫不與因與
胤滿有隙至是肫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
長史司馬張滿荀楷等日夜計謀反逆已形惟忌郭侯

一人云當先除郭侯而後起事禍將至矣宜深備之默既懷恨便率其徒候旦門開襲胤胤將吏欲距默默呴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及三族遂入至內寢胤尚與妾卧默牽下斬之出取胤僚佐張滿荀楷等誣以大逆傳胤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視內外掠胤女及諸妾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俄而遂停胤故府招桓宣王愆期愆期懼逼勸默爲平南江州默從之愆期因逃廬山桓宣固守不應司徒王導懼不可制乃大赦天下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武昌太守鄧嶽馳白太尉陶侃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日率衆討默上疏陳默罪惡導聞之乃收胤首詔庾亮助侃討默默欲南據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築土山以臨之諸軍大集圍之數重侃惜默驍勇欲活之遣郭誦見默默許降而默將張丑宋侯等恐爲侃所殺故致進退不時得出攻之轉急宋侯遂縛默求降即斬于軍門同黨死者四十人傳首京師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

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即
子司空劉寔引爲東閤祭酒遷秘書郎太子舍人尚書
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爲琅邪王與導
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
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
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
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憂
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
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
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
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
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
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
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
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
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
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
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荊揚晏安戶口

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尅己勵節匡主寧邦於
是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嘗從容
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大王方立命世之勳一匡
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以擬議願深弘
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
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楊太守加輔國
將軍時官制混雜臨郡者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
有鼓蓋導上牋以爲紊亂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
從導始帝下令嘉其沖退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

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
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
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及
往見導極談世事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
人士每至暇日相與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嘆曰風
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
曰當共勠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收
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
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

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
坐事除節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請建立庠
序興復道教擇朝臣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脩禮之
士而爲之師以爲忠興風化之本帝甚納之及帝登尊
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
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
録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
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既而鑒敗抵罪導上疏
乞自貶黜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
未置史官導始啓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爲胡
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
以爲皇太子副貳恨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
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眞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
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
爲之寒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
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
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

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鄉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愍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壽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義敦無以能奪自漢魏以來賜諡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不加諡導乃上疏言武官有爵必諡卿校常伯無爵不諡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諡所議也初帝愛琅邪王睿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王事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固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為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

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
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
苞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
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己之右峻
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
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
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
軍袁耽潛諷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禦甚嚴
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永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
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
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
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
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
土爲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
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
嶠等議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
餘時帑藏空竭庫中唯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
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

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士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六年冬丞詔歸胙於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沖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爲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疋以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石虎掠騎至壘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疋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大傳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而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不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干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聞說亮當舉兵

內攻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絕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握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唯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慼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賵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九游轀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者冊書褒顯謚曰文獻導二弟穎敞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穎方溫太眞以敞比鄧伯道並早卒導六子悅恬洽協劭奮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弈碁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宮歷吳王文中書侍郎先導卒謚曰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

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
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
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
遂噉數升食訖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
悅亦尋殞絕悅與導語常以愼密爲端導還臺及行悅未
嘗不送至車後悅既亡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
又嘗爲母曹氏襞斂箱篋中物悅亡其母長使封篋不忍
復開悅無子以弟恬子混爲嗣襲導爵丹楊尹卒贈太常
子嘏嗣尚鄱陽公主歷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末

爲游擊將軍悅弟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導
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即丘子
性慠誕不拘禮法謝万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万
以爲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
胡牀於庭中曬髮神氣慠邁竟無賓主之禮万悵然而
還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弈棊爲中興第一遷中書郎
帝欲以爲中書令導固讓從之除後將軍魏郡太守加
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薨去官俄起爲後將軍復鎮石
頭轉吳國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謚曰

憲恬弟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為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為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六二子珣珉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為桓溫掾俱為溫所敬重溫嘗謂人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illegible]

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畧中夏無有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真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絕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時希安旨乃出珣為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秘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杖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為士庶所悅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

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叶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乃出恭恢爲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策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恐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語在國寶傳二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桓玄輔政改贈司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珣五子弘虞柳孺曇首宋世並有高名珣弟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

右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僧彌珉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嘆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爲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洽弟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參軍襲爵武岡侯早卒無子以弟劭子謐爲嗣謐字稚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太原王綏齊名拜秘書郎襲父爵遷秘書丞歷中軍長史黃門郎侍中及桓玄舉兵詔謐銜命詣玄玄深敬昵焉拜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未至郡玄以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尚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玄將篡以謐兼太保奉璽冊詣玄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加班劒二十人初劉裕爲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謐獨奇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謐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録尚書事謐既受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將軍劉毅嘗問

謚曰璽綬何在謚益懼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謚從弟諶少驍果輕俠欲誘謚還吳起兵爲亂乃說謚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誅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地位如此欲不危得乎謚懼而出奔劉裕牋詣大將軍武陵王遵遣人追躡謚既還委任如先加謚班劒二十人義熙三年卒官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恭三子瓘球琇入宋皆至大官協弟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楊尹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溫甚器之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爲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吳國內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軍穆三子簡智超默二子鑒惠義熙中並歷顯職劭弟薈字敬文恬虛守靜不競榮利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會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徵補中領軍不拜徙尚書領中護軍復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頃之桓沖表請薈爲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

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illegible]贈衛將軍子廞歷太子
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illegible]于吳王恭舉兵加廞建
威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助[illegible]聲援廞即墨經合衆誅
殺異已仍遣前吳國內史虞[illegible]父等入吳興聚兵輕俠
赴者萬計廞自謂義兵一動勢未必寧可乘間而取富
貴而曾不旬日國寶賜死恭能兵符廞去職廞大怒廻
衆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戰于曲阿廞衆潰奔走遂
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少子華以不知廞存亡憂
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謐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初導
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illegible]不利淮水絕王氏滅
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列傳第三十八

通志一百二十五

列傳第三十九

通志一百二十六

晉

劉弘　陶侃 兄子臻 臻弟輿

温嶠　郗鑒 子愔 愔子超 愔弟曇 曇子恢

鑒叔父隆　顧榮

紀瞻　賀循 揚方

薛兼　劉隗 孫波 訥子疇 隗伯父訥

刁協 子彝 彝子逵　戴若思 弟邈

周顗 子[illegible]　應詹

甘卓 鄧騫 卞壼 從父兄敦

劉超 鐘雅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鎮北將軍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爲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爲幽朔所稱以勳德兼茂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驤等討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也以弘代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參軍蒯恒爲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驤軍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級及到官昌懼而遁其衆悉降荊土平初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弈領荊州弘至弈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弈斬之表請專輒之罪優詔荅之張昌竄于下雋山弘遣軍討昌斬之悉降其衆時荊部守宰多缺弘請補選帝從之

弘乃叙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爲論者所稱乃表曰被中
詔勑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威刑非臣所專且
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闇蔽所能斟酌然方事有機
毫釐宜慎謹奉詔書差所應用蓋崇化莫若貴德則所
以濟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難淳朴彌凋
臣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
讓之操臣不以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參軍蒯恒牙門
皮初勠力致討蕩滅姦凶侃恒各以始終軍事初爲都
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之勳也司馬法賞不
踰時欲人知爲善之速福也若不超報無以勸徇功之
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爲府行司馬使
典論功事恒爲山都令詔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沶鄉
令虞潭忠誠烈正苦唱義舉舉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
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
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爲尚
書郎欲訪以朝議遁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勃
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厲於彊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奬
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爲歸鄉令貞爲信陵令皆功

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以初雖有
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
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餘並從之陟弘之壻也弘下教
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爲
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
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及初之勳宜見酬
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
愛悦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
年過六十羸疾無孺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褥
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
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衆共其利今公私兼并百姓
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齋中酒
聽事酒張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
其厚薄自今不得分別時益州刺史羅尚爲李特所敗
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贍急而州府綱紀以運道懸遠
文武懼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尚弘曰諸君未之
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
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于時流人在荆

州十萬餘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叙用時總章太樂伶人避亂多至荆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爲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嘗爲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効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況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讓許之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挾天子詔弘爲劉喬

繼援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前廣漢太守羊冊說弘以從橫之事弘大怒斬之河間王顒使張光爲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彭城王前東奔有不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也展深恨之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校尉以授前北軍中候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衆屯于夏口又遣治中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三郡兵屯巴東爲

羅尚後繼又加平南太守應詹寧遠將軍督三郡水軍繼蔣超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爲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爲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闚境求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及餘官如故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參軍劉盤爲督護率諸軍會之盤既旋弘自以老病將解州及校尉適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初城都王穎南奔欲之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勱欲推穎爲主弘子璠追遵父志於是墨經率府兵討勱戰於濁水斬之襄沔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弘與劉喬貳于已雖下節度心未能安及弘距穎璠又斬勱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美之表贈弘新城郡公謚曰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不禁詔起璠爲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及略薨山簡代之簡至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爲主表陳之由是徵璠爲越騎

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然後遣迎家累僑人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丹吳揚武將軍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爲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案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鄱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事即還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爲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郎中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

耻爲掾屬以侃寒宦召爲舍人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晫
侃州里也爲鄉論所歸侃詣之晫曰易稱貞固足以幹
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
郎温雅謂晫曰柰何與小人共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
尚書樂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楊慶進侃於廣人或
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慶後爲吏部令史
舉侃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爲郡小中正
會劉弘爲荆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
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

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
封東鄉侯邑千戶陳敏之亂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
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
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内史扈瓌間侃於弘曰侃與
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荆州無東
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
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
之又加侃爲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以運船爲戰
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

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吊不哭而退化爲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服闋參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爲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爲參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命臻爲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於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鈞臺爲後繼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弢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前鋒兄子輿爲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顗爲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泠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

能忍飢鬬邪部將吳寄曰汝欲干日忍飢晝當擊賊夜
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從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
朱伺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衆遣參軍王貢
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
便爲賊所破不知那得刺史貢對曰鄙州方有事難非
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即表拜侃爲使持節寧遠將軍南
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
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冲自稱荊州刺史
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爲前鋒大督護

進軍斬冲悉降其衆侃召曾不到貢又恐矯命獲罪遂
與曾舉兵反擊侃督護鄭攀於沌陽破之又敗朱伺於
沔口侃欲退入湞中部將張弈將貳於侃詭說曰賊至
而動衆必不可侃惑之而不進無何賊至果爲所敗賊
鉤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張
弈竟奔于賊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率周
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爲先驅擊杜弢大破之屯兵
于城西侃之佐史辭詣王敦叙侃前後功績雖中嘗敗衂
當以功過相掩而橫爲主者所責重加黜削宜蒙申宥敦

於是奏復侃官陵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溪蠻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道還湘城賊中離沮杜弢遂疑張弈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遥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鄉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脚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喻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而陵敗走進克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侃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諫以爲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爲荆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儁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楊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盛設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

參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
侃因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
機爲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爲交州敦從之而機未
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
及交州秀才劉沉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
侃不從直至廣州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
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大
破之執劉沉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
都諸將皆請承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
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
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户侃在州無事輒朝運
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
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太興初
進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舉兵反詔
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上
侃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交州刺史王諒爲賊梁碩所
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録前後功
封次子夏爲都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及王敦平遷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并前所領交廣
江寧兵八州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楚
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
人倫終日歛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
近書疏莫不手荅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踈遠門無
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
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令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
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扑曰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

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
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皆問其所
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
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
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
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
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
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
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暨蘇峻作亂京都不守侃子瞻爲賊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例深以爲恨荅嶠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爲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率衆赴嶠而又追廻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極顯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脩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斬逸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

用温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
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
導有慙色使人舁之侃旋江陵尋以爲侍中太尉加羽
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戶賜絹八千匹加都督
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
張誕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殺平南將軍
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脩
率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之默遣使送妓婢絹百匹爲
申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而
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胷懷且劉胤爲
廷所禮鎮方任非才何緣狠加極刑郭默尫勇所在暴
掠以大難新除威綱寬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橫耳發使
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寧
相便爲寧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
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濳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
發相赴豈非遭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
乃遭養時賊也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
弟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

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蘇峻將馮
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
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
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于巴陵因移鎮武昌侃命
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眺爲湘東太守辟劉弘曾孫
安爲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飧咸報遣子斌與
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
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劒履上
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不受咸和七年六月

疾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
殊寵今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
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慨兼懷不
能已已臣前蒙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
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臣脩遷改
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穸葬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
患遂爾緜篤臣聞者猶爲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爲陛
下西平李雄北吞石虎是以遣毋丘奧於巴東授桓宣
於襄陽良圖未叙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

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儁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州刺史印傳棨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船明日薨于樊谿時年七十六帝下詔褒顯勳烈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蜜章策謚曰桓祠以太牢侃遺令葬國南二十里故吏刊石立碑畫像於武昌西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殷融爲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巳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

罪時武昌號爲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更勸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

李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常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如此然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或云侃少時漁於雷澤嘗網得一織梭以挂其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

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厠見一人朱衣介幘斂版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竪理當爲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洪辟丞相掾早卒瞻字道眞少有才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太守遷散騎常侍都亭侯爲蘇峻所害追贈大鴻臚謚愍悼世子以夏爲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夏與斌及稱各擁兵數千以相圖既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國中器仗財物夏至殺斌庾亮上疏曰斌雖醜惡罪在難忍然王憲有制骨肉至親親運刀鋸以刑同體傷父母之恩無惻隱之心應加放黜以懲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卒詔復以瞻息弘襲侃爵仕至光祿勳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五百戶琦司空掾旗歷位散騎常侍郴縣

開國伯咸和末爲散騎侍郎性甚凶暴卒子定嗣卒子
襲之嗣卒子謙之嗣宋受禪國除斌尚書郎稱東中郎
將南平太守南蠻校尉假節性尪勇不倫與諸弟不協
後加建威將軍咸康五年庾亮以稱爲監江夏隨義陽
三郡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以本所領二千人自隨到
夏口輕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吏佐責稱前後罪惡
稱拜謝因罷出亮使人於閤外收之棄市亮亮疏曰案
稱大司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喪位荒耽于酒昧利貪
榮擅攝五郡自謂監軍輒召王官聚之軍府故車騎將
軍劉弘曾孫安寓居江夏及將楊恭趙韶並以言色有
忤稱放聲當殺安恭懼自赴水而死韶於獄自盡將軍
郭開從稱往長沙赴喪稱疑開附其兄弟乃反縛懸頭
於帆檣仰而彈之鼓棹渡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莫不
震駭又多藏匿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
司馬稱肆縱醜言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構難諸
將惶懼莫敢酬荅由是姦謀未即發露臣以侃勳勞王
室是以依違容掩故表爲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
以匡救之而稱豺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

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收稱伏法範最知名太元初
爲光祿勳岱散騎常侍侃兄子臻字彥遐有勇略智謀
賜爵當陽亭侯咸和中爲南郡太守領南蠻校尉假節
卒官追贈平南將軍謚曰肅臻弟輿果烈善戰以功累
遷武威將軍初賊張弈本中州人元康中被差西征遇
天下亂遂留蜀至是率三百餘家欲就杜弢爲侃所獲
諸將請殺其丁壯取其妻息輿曰此本官兵數經戰陣
可赦之以爲用侃赦之以配輿及侃與杜弢戰敗賊以
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色輿率輕舸出其上流以

擊之所向輒剋賊又率衆將焚侃輜重輿又擊破之自
是每戰輒剋賊望見輿軍相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
後與杜弢戰輿被重創卒侃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
皆爲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溫嶠字太眞司徒羨弟之子也父憺河東太守嶠性聰
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風儀秀整
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
隸命爲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
舉奏之京都振肅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東閤祭酒補

上黨潞令平北大將軍劉琨夏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
請爲參軍琨遷大將軍嶠爲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
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遷司
空以嶠爲右司馬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
跨帶疆場嶠爲之謀主琨所憑恃焉屬二都傾覆社稷
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嶠曰昔班彪識劉
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
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
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
命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
陳琨忠誠志在効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繫望辭旨慷
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顗謝鯤庾亮桓彝等
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
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求反
命不許會琨爲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勳業不遂
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
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
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

司八座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讎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嶠上疏以爲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即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夏文王雖盛臣節不譽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

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也願思舜禹文王
服事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嶠知
其終不悟於是謬為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
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蒲腹嶠素有
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楊尹缺嶠說
敦曰京尹輦轂喉吉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
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
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從表補丹楊尹嶠
猶懼錢鳳為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夫
及飲嶠因偽醉以手仮擊鳳幘墮作色曰錢鳳何人溫
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深泗
橫流出閤寢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說敦曰
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
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猶是鳳謀不行而嶠
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為之備及敦構逆加嶠
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
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為首募生得
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

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
稷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王
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
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時制王敦綱紀除名
參佐禁固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
人疎遠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閒處其朝者
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
盡遵養時晦之辰也且敦為大逆之日拘録人士自免
無路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陸玩羊曼劉胤蔡謨郭璞

嘗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
入姦黨宜施之以寬加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
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弘思求允中臣階緣博
納干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帝從之是時天下凋
弊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先嶠因
奏軍國要務七事其一曰益壽陽之戍以保固徐豫其
二曰勸課農桑使百姓殷實其三曰緣江戍兵皆令開
荒屯田其四曰省并官曹以貴清公其五曰致籍田廩
犧之官以供祭祀其六曰妙選使命務取高品其七曰

除三族之制使罪不相及議奏多納之帝疾篤嶠與王
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壼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守蘇峻
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於荆楚又
以西夏為虞故使嶠為上流形援咸和初代應詹為江
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
能親祭徐孺子之墓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
之尋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
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車
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在鎮見王敦畫像曰

敦大逆宜加斷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諡
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
羣下命削去之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
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愆
期西陽太守鄧嶽鄒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
師傾覆嶠聞之殞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
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
日之急殄寇為先未效歎慙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
以示天下乎固辭不拜時庾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

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語在寶傳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辭旨慷慨聞者感激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荊楚西逼彊

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
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為
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
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
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
還人心乖離是為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
之望峻時殺侃子膾由是侃激厲遂率所統與嶠亮同
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
直指石頭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
歷陽與峻為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
為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
時峻軍多馬南軍杖舟禕不敢輕與爭鋒用將軍李根
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
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
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
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
士惟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

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
筭但今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
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
也約峻小豎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
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
柰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
四海臣子肝膽墜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
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
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

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無
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
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涕流覆面三軍莫能
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率精勇一萬從白石
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峻
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
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
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遣閒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匡
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

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敗術圍自
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于
嶠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
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
邑三千户初峻黨路冰匡術賈寧中塗悉以衆歸附王
導將褒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
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爲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無以
奪朝議將留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
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畜具器用而後旋于武
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
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着赤
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
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
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冊
書褒顯追贈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賜錢
百萬布千匹謚曰忠武祠以太牢初葬于豫章後朝廷
追嶠勳德將爲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
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於聖世勳業感于人神非臣筆

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別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嶠實當之謹寫嶠書上呈伏惟陛下既垂御省傷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國恥獎臣勞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危魂靈安於后土詔從之其後嶠後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載喪還都詔葬建平陵北并贈嶠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綬放之嗣爵少歷清官累至給事黃門侍郎以父求爲交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牋曰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實惟允時竟不納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阯太守杜寶別駕阮朗並不從放之以其沮衆謀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弟式之新建縣侯位至散騎常侍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也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輟以儒雅著名趙王倫辟爲掾知倫有不臣之跡稱疾去職及倫簒眞黨皆

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惠帝反正參司空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辟爲主簿舉賢良不行征東大將軍苟晞檄爲從事中郎晞與越方以力爭鑒不應其召從兄旭晞之別駕恐禍及已勸之赴召鑒終不廻晞亦不之逼也及京師不守寇難鋒起鑒遂陷於陳午賊中邑人張寔先求交於鑒鑒不許至是寔於午營來省鑒疾既而卿鑒鑒謂寔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寔大慙而退午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爲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歸鄉里于時所在飢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隆復分所得以卹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爲主與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元帝初鎮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並爲兗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闔州編户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鷰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閒衆至數萬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永

昌中徵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時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仗鑒爲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假節鎮合肥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蒲武秋邪鑒曰擬人必於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大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毀譖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敦既而錢鳳攻逼京師假鑒節加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鑒以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軍號時議者以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羣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筭屈難

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
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剋且賊無經略遠圖
惟是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啓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
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
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從之鑒以
尚書令領諸屯營及鳳等平溫嶠上議請宥敢佐吏鑒
之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秦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
以爲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亡之主故開
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逆亂之朝無出關
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王導
議欲贈周札官鑒以爲不合語在札傳導不從鑒於是
駮之曰敦之逆謀覆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
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朝廷雖無
以難而不能從俄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
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鑒與王導卞壼溫嶠
庾亮陸曄等並受遺詔輔少主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

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
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
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邇
城孤糧絶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
馬大誓三軍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及遣將軍夏
侯長閒行謂平南將軍温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
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
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
道既斷糧運自絶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

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
舒輔國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率衆度江與侃會于茄
子浦鑒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
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慶亭三壘以拒賊而賊將張健
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
參軍曹納以爲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
勸鑒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
先帝厚顧荷付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彊
寇在郊衆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

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
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
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先
爵封其子曇時賊帥劉徵聚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
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衆討
平之進位太尉後以寢疾上疏遜位言臣忝位過才曾
無以報頃疾彌留命在旦夕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遐而
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
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

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
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
晉陵內史邁謙愛養士甚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
弟堪任兗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
之舉疏奏以蔡謨爲鑒軍司鑒尋薨時年七十一帝朝
晡哭于朝堂遣御史持節護喪事贈禮一依溫嶠故事
冊書哀悼追贈太宰謚曰文成祠以太牢初鑒值永嘉
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
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

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遂獨往食訖以飯
着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
冀爲剡縣令鑒之薨也冀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
心喪三年二子愔曇愔字大回少不交競弱冠除散騎
侍郎不拜性至孝居父母憂殆將滅性服闋襲爵南昌
公徵拜中書侍郎驃騎何充輔政征北將軍褚裒鎮京
口皆以愔爲長史弁遷黃門侍郎時吳郡闕守欲以愔
爲太守愔自以資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議嘉之轉爲
臨海太守會稽雲翠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默

與弟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絶穀
脩黃老之術後以疾去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十
許年間人事頓絶簡文帝輔政與尚書僕射江虨等薦
愔於是徵爲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既到更除太常固
讓不拜深抱冲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爲輔國將軍會稽
内史大司馬桓温以愔與徐兗有故義乃遷愔都督徐兗
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雖居藩
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温北伐愔請督所部出河上用其
子超計以已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又固辭解職勸温弁

領已所統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及帝踐阼就加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之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敦奬殷勤固辭不起太元九年卒時年七十二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三子超融冲超最知名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遊士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愔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愔又好聚歛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詣皆此類也桓温辟爲征西大將軍掾温遷大司馬又轉爲參軍温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嘗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爲温主簿亦爲温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尋除散騎侍郎時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温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闇於事機遣牋詣温欲共奬王室脩復園陵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温得牋大喜即轉愔爲會稽太守温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爲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温論事温令超帳中卧聽之風動

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太和中温將伐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温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於温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所實爲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鄴城彼伏公威畧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決戰則呼吸可定設欲城鄴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遲終亦濟尅若捨此二

策而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僶俛秋冬船道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關非唯無食而已温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温深慙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既而超就温宿中夜謂温曰明公都有慮不温曰卿欲有所言邪超曰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爲伊霍之舉者則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内豈可不深思哉温既素有此計深納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遷

中書侍郎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
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邪其權重當時如此轉
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嘗謂其父名公之子位遇應在
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游而已常懷憤憤發言慷
慨由是與謝氏不睦安亦深恨之服闋除散騎常侍不
起以爲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愔卒
初超雖實黨桓氏以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
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爲弊我
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燒之愔後果哀悼成

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返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
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皆一時秀美雖寒門後
進亦拔而友之及亡之日貴賤操筆而爲誄者四十餘人
其爲人所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愔常躡屐
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愔慢怠屐而候之命席便
遷延辭避愔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性好聞
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爲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
費百金而不吝又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
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爲

一時之儁甚相知賞超無子從弟儉之以子僧施嗣僧施
字惠脫襲爵南昌公弱冠與王綏桓胤齊名累居清顯領
宣城內史入補丹楊尹劉毅鎮江陵請爲南蠻校尉與毅
俱誅國除曇字重熙少賜爵東安縣開國伯司徒王導辟
祕書郎朝論以曇名臣之子每逼以憲制年三十始拜通直
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簡文帝爲撫軍引爲司馬尋除尚書
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時北中郎荀羨有疾朝廷以曇爲羨軍
司加散騎常侍頃之羨徵還仍除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幽
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下邳後與賊
帥傅末波等戰失利降號建威將軍尋卒年四十二追
贈北中郎謚曰簡子恢嗣恢字道胤少襲父爵散騎侍
郎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太子右衛率恢身長八尺美
鬚髯孝武帝深器之以爲有藩伯之望會朱序自表去
職擢恢爲梁秦雍司荊揚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
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恢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以千
計而姚萇將竇衝來降拜東羌校尉衝後舉兵反入漢
川襲梁州時關中有巴蜀之衆皆背萇據弘農以結苻
登而登署衝爲左丞相徙屯華陰河東太守楊佺期遣

上黨太守荀靜戎皇天鴈以距之衝數來攻恢遣將軍
趙睦守金墉城而佺期率衆次湖城討衝走之尋而慕
容垂圍慕容永於潞川永窮蹙遣其子弘求救於恢并
獻玉璽一紐恢獻璽於臺又陳垂若并永其勢難測今
於國計謂宜救永永垂並存自爲仇讎連雞不栖無能
爲患然後乘機雙斃則河北可平孝武帝以爲然詔王
恭庾楷救之未及發而永沒楊佺期以疾去職恢以隨
郡太守夏侯宗之爲河南太守戍洛陽姚萇遣其子略
攻湖城及上洛又使其將楊佛嵩圍洛陽恢遣建武將
軍辛恭靜救洛陽梁州刺史五正亂率衆出子午谷以
爲聲援略懼而退恢以功進征虜將軍又領秦州刺史
加督隴上軍時魏氏彊盛山陵危逼恢遣江夏相鄧啓
方等以萬人距之與魏主拓跋珪戰于滎陽大敗而還
及王恭討王國寶桓玄殷仲堪皆舉兵應恭恢與朝廷
掎角玄等襄陽太守夏侯宗之府司馬郭毗並以爲不
可恢皆殺之既而玄等退守尋陽以恢爲尚書將家還
都至楊口仲堪陰使人於道賊之及其四子託以羣蠻
所殺喪還京師贈鎮軍將軍子脩嗣鑒叔父隆字弘始

謇亮有匪躬之節初爲尚書郎轉左丞在朝爲百僚所憚坐漏洩事免頃之爲吏部郎復免補東郡太守隆少爲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擅召爲散騎常侍倫之篡也以爲揚州刺史僚屬有犯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咸怨尋加寧東將軍未拜而齊王冏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鑒爲趙王掾諸子悉在京洛故猶豫未決主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當今上計明使君自將精兵徑造齊王中計明使君可留督攝速遣猛將率精兵疾赴下計示遣兵將助而稱背倫隆素敬別駕顧彥密與謀之彥曰趙誘下計乃上策也西曹留承聞彥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當今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唯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四海不平齊王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帝自可不行宜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得保也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寧遠將軍陳留王邃領東海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邃甚衆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憤怒夜扶邃爲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顧

彥亦被害誣隆聚合遠近圖為不軌隆之死也時議莫不痛惜焉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宦為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為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為三俊例拜為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唯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會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僚屬當多所全宥及倫篡位皆欲誅之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篡位皆欲誅之榮平心

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當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

齊王冏召為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旗曰以榮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賤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旗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為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文收實才旗然之白冏

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囧誅榮以討葛旟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人爲驃騎復以榮爲長史又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爲散騎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還吳東海王越聚兵於徐州以榮爲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反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楊內史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爲列郡收禮豪傑有孫氏鼎峙之計假榮右將軍丹楊內史榮數踐危亡之際恒以恭遜自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雖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榮常憂無竇氏孫劉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吳之能功勳効於已著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萬舳艫山積上方雖有數州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蒂芥之恨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

豪族委任之敏乃遣甘卓出横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
榮私於卓曰吾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
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本無大略政令交覆計無所定然其
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
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
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周玘與
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廢橋斂舟於南岸敏
率衆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事平還
吳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以禍難方作遂輕舟而
還語在紀瞻傳元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
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既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
推敬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榮上
牋諫之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上言陸士光貞正
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
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
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六年卒官帝臨喪盡哀欲表贈

榮依齊王功臣格吳郡內史殷祐牋言榮有大勳於國不宜與齊府參佐同其酬報由是贈榮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及帝爲晉王追封爲公開國食邑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予喪主而去子毗嗣官至散騎侍郎

紀瞻字思遠丹楊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凡有七科瞻對荅詳贍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閤祭酒其年除鄢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語在榮傳召拜尚書郎與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瞻義精密榮不能詰至徐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爲安東將軍引爲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

軍事以距勒勒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
收諸暨令令已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
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
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
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神機於史籍觀古人
之成敗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爲難見二帝失御宗廟虛
廢神器去晉二今二載梓宮未殯人神失御陛下膺籙
受圖特天所受使六合革面遐荒來庭宗廟既建神主
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之綰北極百川之歸

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
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已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
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
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維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
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
所以資姦寇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
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也四祖廓
開宇宙大業如此今王都燔燹宗廟無主劉載竊弄神器
於西北陛下方欲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

等匡匡尚所不許況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失義後時哉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爲之改容及帝踐阼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朝請上疏求退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篤還第不許時郗鑒據鄒山屢爲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鑒有將相之才恐朝廷棄而不卹上疏請徵之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量雅正俄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皆敬憚之瞻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疋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聽之以爲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爲府尋卒時年七十二冊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

爵二等封[illegible]子一人享侯瞻性靜嘿少交遊[illegible]書或
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illegible]盡
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
足賞翫焉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閻鴻太常薛兼廣
川太守河南褚沉給事中宣城韋遼歷陽太守沛國武
被誅瞻邺其家周至及嫁女資送同於所生長子景
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鑒太子庶子大將軍從
事中郎先瞻卒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並冒漢世傳禮世所
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於漢安帝時爲侍中避
安帝父諱改爲賀氏曾祖齊仕吳爲名將祖景滅賊校
尉父邵中書令爲孫皓所殺徙家屬邊郡循少嬰家難
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童齔不羣言行進
止必以禮讓國相丁乂請爲五官掾刺史嵇喜舉秀才
除陽羨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後爲武康令俗多厚
葬及有拘忌廻避數月值喪不葬并者循皆禁焉政教大

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才德乞蒙甄用久之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別帥石冰略有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以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內史顧祕前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亦合衆應之冰大將抗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寵爲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即謝遣兵士

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楊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而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是時州內豪傑皆見維縶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豫其事及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爲安東將軍復上循爲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荅帝甚愧之三日不出東

海王越命爲參軍徵拜博士並不起及帝遷鎮東大將
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牋疏十餘上帝
遺書敦喻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
疾敦逼不得已乃輿疾至帝親幸其舟因諮以政道循
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
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時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
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
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在破岡渾名詣循質之循曰
見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闓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
爲世所敬服如此時江東荒亂盜賊多有帝恩所以防
之以閒於循循答曰江道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
所來往也今議者欲出宣城以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
兵急調令長威弱而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
肅恐未必爲用以循所聞江中劇地惟有闔廬一處地
勢險奧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絶其根
蒂泝江諸縣各有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慶上
分力多置亭候嘗使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使越常
科勤則有殊榮之報墮則有一身之罪謂於大理不得

不肅所給人以時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按漢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縱不能耳要宜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刼彊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跡言所在都督尋當致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墮莫適任負故所以徒有備名而不能爲益者也帝從之及愍帝即位徵爲宗正元帝在鎮又表爲侍中道嶮不行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猶自以卧疾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帝下令曰孤以寡德忝當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憑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實賴其謀猷以康萬機疾患有素猶望卧相規輔而固守撝謙自陳懇至此賢履信思順苟以讓爲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處此職惟拜太常而已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毀在迭事下太常循議以爲禮兄弟不繼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

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
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
請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
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
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
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
世而上毀二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
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
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
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盡有
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
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
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中恒有八室也
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
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
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
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
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

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異義而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頴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頴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頴川此為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已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攀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荅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朝廷紜滯皆諮於循循輒依禮經而對為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為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三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

帝踐位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頓廢臣節不脩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懼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於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親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謚曰穆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盡哀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塗望船流涕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子隰康帝時官至臨海太守楊方者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輙通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爲之延譽恢嘗遣方爲文薦郡工曹

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賀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胷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菑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為世英位為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為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為難及

也循遂薦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為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參軍事方在都邑縉紳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沉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筆皆行於世以年老棄郡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於家

薛兼字令長丹楊人也祖綜仕吳為尚書僕射父瑩有名吳朝吳平為散騎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孝廉辟公

府除比陽相蒞任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令
司空東海王越引爲參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侯元帝
爲安東將軍以爲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甚勤王事
以上佐祿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進爵安陽鄉侯拜丹
楊太守中興建轉尹加秩中二千石遷尚書領太子少
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談者美之永昌初王敦表兼
爲太常明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帝以東宮時師傅猶宜盡
敬乃詔兼與太宰西陽王丞相武昌公司空即丘子四人
朝見及書疏儀體一如東宮故事是歲卒詔贈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及葬屬王敦作逆朝廷多故不得議
謚直遣使者祭以太牢子顒先兼卒無嗣
劉隗字大連彭城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父砥東光
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秘書郎稍遷冠軍將軍彭城內史
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
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收護
軍士而爲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若思官世
下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詩稱
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

禁止自今以後宜爲其防東閤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
女隗又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
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
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
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
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
月以肅其違從之丞相行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
門人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爲小妻建興中挺又割盜
官布六百餘匹正刑棄市遇赦免既而舊武將軍阮抗

請爲長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
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請除挺名禁錮
終身而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爲長史抗緯文經
武剖符東藩當庸勳忠良昵近仁賢而褒求贓污舉頑
用嚚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符旨
挺已喪亡不復追貶愚奏意聞未達斯義昔鄭人斲子
家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數百年間
非徒區區欲釐當時亦將作法垂於來世當朝亡夕沒
便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爲民錄妾還本顯證

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令以族彊顯貴驕傲
自恣一請參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勑奏
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
彊禦皆此類也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
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爲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
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
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爲寄自頃蒸荒殺
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按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
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
姓諠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冤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
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之受賕使役罪不及死
軍是戍軍非爲征軍以私之軍興論於理爲枉四年之中
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興
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
錮詞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時謹按從
郎周逵法曹參軍劉胤屬李匡幸荷殊寵並登列
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非無枉人不稱訴而
令伯枉同周青冤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泉嗟嘆甚

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
晝見彭生為豕刑殺失中妖眚並作以古況今其揆一
也皆由進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
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寒所由尋示
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
導等一無所問晉國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門生
斷道解廬所傷二人建康令當崇明憲典恊和上下刑
顗曰顗幸荷殊寵列位上僚當崇明憲典恊和上下刑
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縱肆小人羣為凶害公於廣
都之中白日刃尉遠近訹赫百姓讙譁虧損風望漸不
可長既無大臣檢御之節不可對揚休命宜加貶黜以
肅其違顗坐免官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尋代
薛兼為丹楊尹與尚書令刁協並為元帝所寵欲排抑
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恊所建隗雖在外萬機秘密
皆預聞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
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
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為湘州續
用隗及戴若思為都督敢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

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
勠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
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
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
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爲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于
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請誅王氏
不從有懼色率衆屯金城及敦剋石頭隗攻之不拔入
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別隗至淮陰爲劉遐所襲攜妻子
及親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勒以爲從事中郎太子太

傅卒年六十一子綏初舉秀才除駙馬都尉奉朝請隨
隗奔石勒卒孫波嗣波字道則初爲石虎冠軍將軍王
洽參軍及石虎死洽與波俱降穆帝以波爲襄城太守
累遷桓冲中軍諮議參軍大司馬桓溫西征袁眞朝廷
空虛以波爲建威將軍淮南內史領五千人鎮石頭壽
陽平除尚書左丞不拜轉冠軍將軍南郡相時苻堅弟
融圍雍州刺史朱序於襄陽波率衆八千救之以敵彊
不敢進序竟陷沒波以畏懦免官後復以波爲冠軍將
軍累遷散騎常侍苻堅敗朝廷欲鎮靖北方出波督淮

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上疏言事疏奏而卒追贈
前將軍子淡嗣元熙初為廬江太守隗伯父訥字令言
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衍南太鮮明
樂彥輔裁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周拙杜
方叔拙於用長終於司隸校尉子疇字王喬少有美譽
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
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
胡皆垂泣而去之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為閻鼎
所殺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
美選也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
獨拜公也其為名流之所推服如此疇兄子劭有才辭
琅邪王丞相掾咸康世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豫章
太守秩中二千石劭族子黃老太元中為尚書郎有義
學注慎子老子並傳於世
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也祖恭魏齊郡太守父攸武
帝時御史中丞協少好經籍博聞彊記釋褐濮陽王文
學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頴請為平北司馬
後歷趙王倫相國參軍長沙王乂驃騎司馬及東嬴公

騰鎮臨漳以恊爲長史轉潁川太守永嘉初爲河南尹
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愍帝
即位徵爲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爲丞相以恊爲左長
史中興初累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
朝臣無習舊儀者恊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
禀於恊焉深爲當時所稱許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
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令如故恊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
上抑下故爲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
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以奴爲兵

取將吏客使轉運皆恊所建也衆庶怨望之及王敦構
逆上疏罪恊帝使恊出督六軍旣而王師敗績恊與劉
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恊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
禍恊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
乃令給恊隗人馬使自爲計恊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
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東爲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
刁氏収葬之帝痛恊不免密捕送恊首者而誅之敦平
後周顗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恊以出奔不在其例咸
康中恊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

定非所得更議且恊不能抗節隕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復其官爵也丹楊尹殷融議曰王敦惡逆罪不容誅則恊之善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筭以此爲責者蓋在於譏議之間耳即幽殘之誅以爲國刑將何以沮勸乎當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自已出是以元帝慮深崇本以恊爲比事由國計蓋不爲私昔孔寧儀行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況恊之比君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爲朝首于時事窮計屈奉命違寇非爲逃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禄大夫蔡謨與冰書言恊宜蒙顯贈以爲死事者之勸冰然之事奏成帝詔曰恊情在忠主而失爲臣之道故令王敦得託名公義而實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銜耻致禍之原豈不有由若極明國典則曩刑非重今正當以恊之勤有可書敦之逆命不可長故議其事耳今可褒恊本位加之冊祭以明有忠於君者纖介必顯雖於貶裁未盡然或足有勸矣於是追贈本官祭以太牢彝字大倫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尋斬雖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歷尚

書吏部郎吳國內史累遷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卒於官子逵字伯道逵弟暢字仲遠次子弘字叔仁並歷顯職隆安中逵爲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假節暢爲始興相弘爲冀州刺史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貨殖爲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資稱是桓玄篡位以逵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鎮歷陽暢右衛將軍弘撫軍桓脩司馬劉裕起義斬桓脩時暢弘謀起兵襲裕裕遣劉毅討之暢伏誅弘亡不知所在逵在歷陽執劉裕參軍諸葛長民檻車送於桓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遂趣歷陽逵棄城而走爲下人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惟小弟騁被宥爲給事中尋謀反伏誅刁氏遂滅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爲京口之蠹裕散其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飢弊編戶賴之以濟焉

戴若思廣陵人也名犯高祖廟諱祖烈吳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若思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遙

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刼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
劒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若思後舉孝廉
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
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
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
若思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
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足康衢則能結軌
驥騄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倫乃辟之除沁水令
不就遂往武陵省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

其父遣若思就京與語既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思轉
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
軍都督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
司馬拜散騎侍郎元帝召爲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弢加
若思前將軍未發而杜弢滅帝爲晉王以爲尚書中興
建爲中護軍轉護軍將軍尚書僕射皆辭不拜出爲征
西將軍都督兗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
常侍發投刺王官千人爲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
爲兵配之以散騎軍侍王遐爲軍司鎮壽陽與劉隗同

出帝親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若思至
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若思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與
右衛將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尋而石頭失守
若思與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
宮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之
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荅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
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爲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
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參軍呂猗昔爲
臺郎有刀筆才性尤姦諂若思爲尚書惡其爲人猗亦

深憾焉至是乃說敦曰周顗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惑
衆近者之言曾無愧色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爲將
來之憂耳敦以爲然又素忌之俄而遣鄧嶽繆坦收若
思而害之若思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
冊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簡若思弟邈字望之
少好學尤精史漢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弱冠舉秀才
尋遷太子洗馬出補四陽內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
內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爲征南軍司于時凡百草創學
校未立邈上疏請漸脩建帝納之於是始脩禮學代

劉隗爲丹楊尹王敦
遇害邈坐免官歎誅
曰穆子論嗣歷義興
周顗字伯仁安東將
雖時輩親狎莫能媟
歎曰汝頴固多奇士
振起舊風清我邦族
入洛素聞顗名往候
弟穆亦有美譽欲陵

逆加左衛軍及敦得志而若思
尚書僕射卒官贈衛將軍謚
守大司農
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徹
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見顗
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
頃雖陶然弟與之校於是人士
廣陵戴若思東南之美舉秀才
終坐而出不敢顯其才辯顗從
州顗頻

益宗附之州郡辟命皆不就弱冠襲父爵武城侯拜給
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爲鎮軍將軍以
顗爲長史元帝初鎮江左請爲軍諮祭酒出爲寧遠將
軍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始到州而建平流民
傅密等叛迎蜀賊杜弢顗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寧以
兵救之故顗得免因奔王敦於豫章敦留之軍司戴若
曰顗雖退敗未有益衆之咎德望素重宜還復之敦不
從帝以爲軍諮祭酒尋轉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頃

之以醉酒爲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復坐門生斫傷人免
官太興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顗上疏讓曰臣退
自循省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
遂忝顯職名位過量不悟天鑒忘臣頑弊乃欲使臣內
管銓衡外忝傳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
識而明矣若臣受負乘之責必貽聖朝惟塵之恥俯仰
愧懼不知所圖詔曰紹幼冲便居儲副之貴當賴軌匠
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
田蘇遊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吾意不宜冲讓轉尚書左

僕射領吏部如故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
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燕羣公于西堂酒
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顗因醉厲聲
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
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顗曰近日之罪
故知不至于死尋代戴若思爲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
酒請顗及王導等顗荒醉失儀復爲有司所奏詔曰顗
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
爲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歡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誡也顗

必能克己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遇之欣然乃出二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顗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暠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導坐慠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阮邪顗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及王敦構逆溫嶠謂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剛愎彊忍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既而王師敗績顗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荅帝召顗於廣室謂之

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
顗曰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
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
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顗
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
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
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
觀者皆爲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
顗之死也敦坐有一參軍擄捕馬於愽頭被殺因謂
敦曰周家弈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
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
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憚顗每見顗輒面
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顗家收得素
簏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
敦平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康祀以少牢
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
闕請罪值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
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

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
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旣出又上表明導言
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旣得志問導曰周顗
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荅又曰若
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
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已殷勤款至導
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
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顗三子閎悟顗閎字子
鸞方直有父風歷衡陽建安臨川太守侍中領軍吏
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加中軍將軍輔護軍領祕書監卒
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烈無子以弟顗長子琳爲嗣
琳仕至東陽太守悟顗並歷郡守琳少子文驃騎諮議
參軍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爲
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救而後起遂
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
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
而弗之校以學業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

人初辟公府爲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爲征東長史倫誅
坐免成都王穎辟爲掾時驃騎從事中郎諸葛玫委長
沙王乂奔鄴盛稱乂之非玫浮躁有才辯臨漳人士無
不詣之詹與玫有舊歎曰諸葛仁林何與樂毅之相詭
乎卒不見之玫聞甚愧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
請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宏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
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澄
爲荆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
詹攘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爲檄詹下筆便成辭義

壯烈見者慷慨然竟不能從之也天門武陵谿蠻並反
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
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
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
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
海恩猶父母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
賊杜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詹尋與陶侃破杜弢
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
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軍事

賜爵永陽鄉侯陳人王冲擁衆荆州素服詹名迎爲刺史詹以冲等無賴棄還南平冲亦不怨其得人情如此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車號泣若戀所生俄拜後軍將軍詹上疏陳便宜曰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亡秦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廢絶漢興雖未能興復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參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釐正憲則先舉盛德元功以爲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言宜修立辟雍

崇明教義元帝雅重其才深納之頃之出補吳國內史以公事免鎮北將軍劉隗出鎮以詹爲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禄勳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諫無所摽明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爲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胤等擊敗之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賜絹五千匹表讓不受詔

不許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
詹將行上疏曰夫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
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以未精職理
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平褒
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咎昔冀缺有功晉臣
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葛賈之責古既有之今
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
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
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黜
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為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治
職脩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為平人
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已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
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莊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
職實劣直以舊望登敘校游談為多少不以事實為先
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
石免官三年乃得敘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
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
墮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

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畧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疾篤與陶侃書勉侃令建功業遂卒咸和六年也時年五十三冊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烈祠以太牢子玄嗣位至散騎侍郎玄弟誕有器幹歷六郡太守龍驤將軍追贈冀州刺史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飢疫並盡客游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遂隨從積年爲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帝即辟之泓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甘卓字季思丹楊人秦丞相茂之後也曾祖寧爲吳將祖述仕吳爲尚書父昌太子太傅吳平卓退居自守郡命主簿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爲吳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爲參軍出補離狐令卓見

天下大亂棄官東歸前至歷陽與陳敏相遇敏甚悅共圖縱橫之計遂爲其子景娶卓女深相結託會周玘唱義密使錢廣攻敏弟昶敏遣卓討廣頓朱雀橋南會廣殺昶玘告丹楊太守顧榮共邀說卓卓素敬服榮且以昶死懷懼良久乃從之遂詐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共滅敏傳首于京都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其後討周馥征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刺史將軍如故復進爵于湖侯中興初以邊寇未靖學校陵[illegible]

特聽不試孝廉而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爲荅問損益當須博通古今明達政體必求諸墳索乃堪其舉臣所忝州往遭寇亂學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州策試之由當藉學功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疏奏朝議不許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舉桂陽谷儉爲秀才儉辭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行唯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恥其州少士乃表求試以高第除中郎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于時南土凋荒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研精

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耻衒耀取達遂歸終身不仕
卒於家卓尋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都督沔江諸
軍鎮襄陽卓外柔內剛爲政簡惠善於綏撫估稅悉除
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責稅卓不收其利皆給
貧民西土稱爲惠政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僞許而
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
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語吾云何而更有異正
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姦凶耳卿還言之事濟
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卓且僞許[illegible]

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
論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恒
愧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
鄧騫說卓曰劉大連雖乘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
軍以其私憾稱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
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
況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
之舉杖大順以討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
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

乃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有重名於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於本朝非竇融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大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絕荊湘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遲疑未決騫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我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北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彊衆藉威名杖節而行豈王含所能御哉遡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

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剋敵也如是大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為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說卓龍衮之語在融傳卓既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儁奉表詣臺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剋期參軍鄧騫沖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西將軍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遷卓為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荊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梁州刺史如故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猪口累旬不前敦大懼遣卓兄子行參軍邛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王師敗績敦求臺勿虞幡駐卓卓聞周顗戴若思

遇害流涕謂邛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胡寇爲先不悟忽有蕭墻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刼天子以絶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爲敗軍將恐將軍之下亦各便求西還不可得守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先寬和忽便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

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轉更狠愎聞諫輒怒方散兵大佃而不爲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等密承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于寢傳首於敦四子散騎郎蕃等皆被害太寧中追贈驃騎將軍謚曰敬鄧騫字長眞長沙人少有志氣爲鄉鄰所重嘗推誠行已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爲主簿使說甘卓卓留爲參

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反承爲魏乂所敗以虞悝兄弟爲承黨乂盡誅之而求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爲罪乃往詣乂乂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揚也以爲別駕騫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宏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之以爲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於官

卞壼字望之濟陰寃句人也祖統琅邪內史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

雙玄仁粹字也弟裒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訐其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議陵遲積年惠帝初爲尚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駿誅超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以華壻免官齊王冏輔政爲侍中中書令進爵爲公及長沙王乂專權粹立朝正色乂忌而害之初粹如厠見物若兩眼俄而難作壼弱冠有名譽司兗二州齊王冏辟皆不就遇家禍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征東將軍周馥請爲從事中郎不就遭本州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

盾盾以壼行廣陵相元帝鎮建鄴召爲從事中郎委以
選舉甚見親仗出爲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既葬
起復舊職固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壼牋自陳辭甚
哀苦帝遂不奪其志服闋爲世子師壼前後居師佐之
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
轉散騎常侍侍講東宮遷太子詹事以公事免尋復職
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跡時淮南小中正王式
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
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

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朞壼奏曰就如式
父臨終許諾必也正名依禮爲無所據若父有命須顯
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
式父臨困謬亂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爲相要以非禮則
存亡何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
乾昔欲以二婢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
以妾媵猶正以禮況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爲
既絕之妻夫亡制服不爲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爲更
嫁離絕之斷在夫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

式以爲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沒無所
託也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塚若式父亡後
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爲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
爲母於同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不以爲母此爲制
離絕於二居裁出否於意斷離絕之斷非式而誰假使
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戀前子求去求絕非禮於後
家還反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爲無寄
之人也式必內盡匡諫外極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不
移於至親略情禮於假繼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爲

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開闢未有於父則無追亡之
善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
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
居人倫詮正之任案侍中司徒臨潁公組敷宣五教實
在任人而含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
亭侯糒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
不能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並爲不勝其任請以見事
免組糒弘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
等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壼遷吏部尚書王含之難

加中軍將軍含滅以功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軍明
帝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復拜右
將軍加給事中尚書令帝崩成帝即位羣臣進璽司徒
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
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輿疾而
至皇太后臨朝壺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參機要時召南
陽樂謨爲郡中正潁川庾怡爲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
不就壺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
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爲王者無人職不軌

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王教之訓塞君臣之
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
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
夫羣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
謨父之意則人皆不爲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
人皆不爲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
可聽何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爲謨以名父子可
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
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爲永

制朝議以爲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壼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壼斷裁切直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壼幹實當官以褒貶爲已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爲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常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推奏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勳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妻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駑痾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寔若思之峰岠當敢爾邪壼廉潔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後患面創累乞解職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

經年爲惡滋蔓不可復制此是朝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壼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壼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温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温生足下柰此事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須接鋒覆刃尚不知便可即擒不主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爲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内俱諫必當相從今内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壼司馬任台歡壼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壼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壼復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餘官如故峻至東陵口詔以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壼率郭默趙胤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爲峻所破壼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壼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谿壼時發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壼時發

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
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見父沒相
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壼左光祿大夫加散騎
常侍尚書郎弘訥議以爲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忠
貞之節當書於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謂宜加鼎
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勳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騎將軍
加侍中訥重議猶以爲未厭衆望於是改贈壼侍中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眕
散騎侍郎眕弟盱奉車都尉眕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

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
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眕子誕嗣咸康
六年成帝追思壼下詔曰壼立朝忠恪喪身凶寇所封
懸遠租秩薄少妻息不贍以爲慨然可給實口廩其後
血發壼墓尸僵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
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脩塋兆壼第三子瞻位至廣
州刺史瞻弟耽尚書郎壼從父兄敦字仲仁父俊清貞
有識檢以名理著稱其鄉人郤詵恃才陵傲俊兄弟俊
等亦以門盛輕詵相視如讎詵以楊駿故吏被繫俊時

為尚書郎按其獄誅懼不免俊平心斷決正之誅辛以
免而猶不悛後為左丞奏陷卞氏俊歷位汝南相廷
尉卿敦弱冠仕州郡辟司空府稍遷太子舍人尚書郎
朝士多稱之東海王越闢召以為主簿王彌逼洛敦及
母輔之勸越擊王彌而王衍潘滔共執不聽敦廷爭
苦至衆咸壯之出補汝南內史元帝之為鎮東請為軍
諮祭酒不就征南將軍山簡以為司馬尋而王如杜曾
根繼為亂簡乃使敦監沔北七郡軍事振威將軍領江
夏相戍夏口敦攻討沔中皆平既而杜弢寇湘中加敦
征討大都督伐弢有功賜爵安陵亭侯鎮東大將軍王
敦請為軍司中興建拜太子左衛率時石勒侵逼淮泗
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將軍
徐州刺史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支與征
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諸軍多為所陷
竟以畏懦貶秩三等為鷹揚將軍改拜大司農王敦表
為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之討王敦也以為鎮
南將軍假節事平更拜尚書以功封益陽侯徙光祿勳
出為都督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尋進征南將軍固

辭不拜蘇峻反温嶠庾亮移檄征鎮同赴京師敦擁兵
不下又不給軍糧唯遣督護荀璵領數百人隨大軍而
已時朝野莫不怪歎陶侃亦切齒之仇奏敦阻
軍顧望不赴國難無大臣之節請枋車收付廷尉丞相
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
不之職徵為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既不討蘇峻常懷慙
恥名論自此虧矣尋以憂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諡
曰敬子嗣嗣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薄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七

世孫封臨沂縣慈鄉侯子孫因家焉父和為琅邪國上
軍將軍超有志尚為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恭
謹清慎為元帝所拔恒親待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
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為舍人于時天下擾亂伐叛
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
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往來是漸得親密以
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戶遷參軍中興
建為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
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慰身清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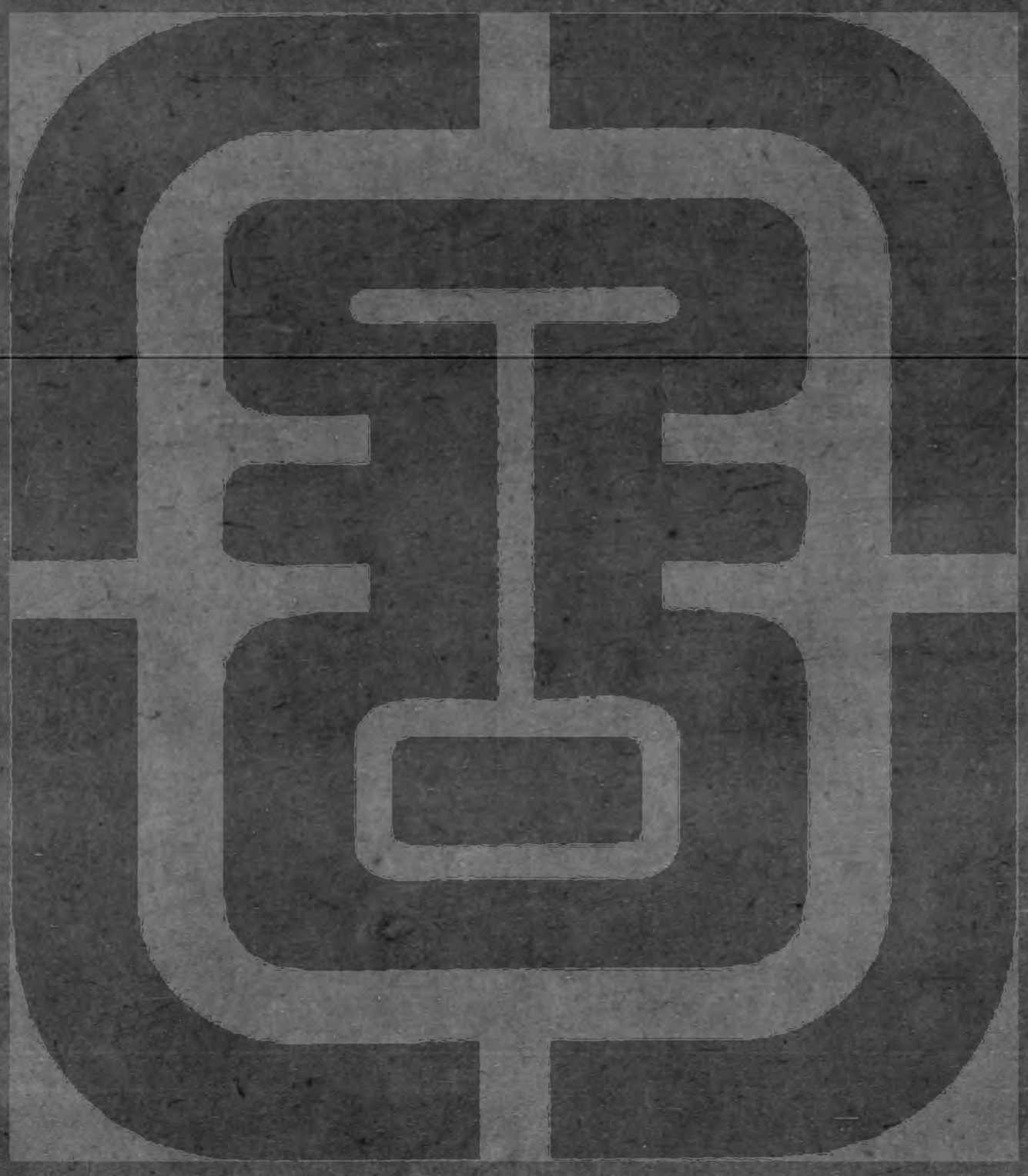
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
臣橫竊賞錫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
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illegible]常[illegible]賦稅主者當
自四出結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
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
有踰常年入爲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既葬屬王敦
稱兵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唯超按
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
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

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超後須純色牛市不可
得啓買官外廐牛詔便以賜之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
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穆后臨
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
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
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峻謀逆
超代趙胤爲左衛將軍時京邑大[illegible]朝[illegible]道家人入
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處宮
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屬太

后崩軍衛禮章頓闕超躬率將士奉營山陵峻遷車駕
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
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未敢加害
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
實防禦超等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繾綣朝
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
論語溫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爲帝所親遇疑之尤
甚後王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密謀
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

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
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
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及超
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遣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
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謚曰忠超天性謙慎歷事三帝恒
在機密並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諂故士人皆安而敬
之子訥嗣謹飭有石慶之風歷中[illegible]寺[illegible]邱內史訥
子享亦清慎爲散騎郎
鍾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也父曄公府掾早終雅少孤

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為佐著作郎母憂去
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為參軍遷尚書郎避亂東渡
元帝以為丞相記室參軍遷臨淮[illegible]史[illegible]將軍頃之
徵拜散騎常侍轉尚書右丞時有事於太廟雅奏曰陛
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為玄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
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
帝自以功德為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
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以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
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

安如所奏轉北軍中候大將軍王敦請為從事中郎補宣
城內史錢鳳作逆加廣武將軍率衆屯青弋時廣德縣人
周玘為鳳起兵攻雅雅退據涇縣收合士庶討玘斬之鳳
平徵拜尚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朞而尚
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陶無大臣忠慕之節請加放黜
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寮皆憚之北中郎將
劉遐卒遐部曲作亂詔郭默討之以[illegible]監[illegible]討軍事假節
事平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雅為前鋒監軍假節領精
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退退拜侍中尋王師敗

續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救名已汙矣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剋復之効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為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祿勳其後以家資詔賜布帛百匹子誕位至中軍參軍卓幸